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卷五

長白高斌東軒訂定　儀封張師載西

庚子朱子五十一歲

答呂立之云錄示陸兄書意甚佳近大冶萬正淳來訪亦能言彼講論曲折大概比舊有間矣但覺得尚有兼主舊說以爲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似此意思卻似漸有捹復不明白處以故包顯道輩仍主先入尚以讀書講學爲充塞仁義之禍此語楊子直在南豐親聞其說而南軒頃亦云傳夢泉者揚眉瞬目云云恐不若直截剖判便令今是昨非平白分明使學者各洗舊習以進於日漸之功不宜尚復疑貳秘

藏以滋其惑也

又答曹立之云極欲一見渠兄弟更深究此而未可得向許來此今蹤迹既不定恐其聞此早晚又未必成來深以爲恨元祐諸公不能開導君心固爲有罪然謂不當斥逐小人使至相激則亦未通但當時施行有過當處此則不可不鑒耳陳太邱亦是不當權位故可以逶迤亂世而免於小人之禍若以其道施之朝廷而無所變通則亦何望其能有益於人國哉然此恐亦姑論其理之當然若熹自爲之必有甚於元祐諸公之所爲而陷於范滂陽球之禍必矣

萬正淳來訪見五十二卷答伯豐第一書荆州之訃云云自在庚子玩近日二字當是同時後書云旱暵庚子無疑矣

玩答曹第一書顯道以讀書講學爲充塞仁義之禍此卽陽明洪水猛獸之說所自來也按象山語錄云先生於門人最屬意惟傅子淵先生臨終前數日有自衡陽來呈子淵與周益公論道五書先生手不釋歎曰子淵擒龍打鳳底手段由是觀之象山專於求心見此一物在我便自高大視六經爲註腳非不講求義理而卽此輕視聖言之心生出許多病痛故其學終於虛流於狂

致令門人揚眉瞬目空腹大言而不悟也玩第二書知朱子即物窮理讀書講學之實效陸氏所萬不及者於此益見矣

答呂伯恭書云子壽相見其說如何近得書其徒曹立之來訪氣質儘佳亦似知其師說之誤持得子靜近答渠書與劉淳叟書卻說人須是讀書講論然亦自覺其前說之誤矣但不肯翻然說破今是昨非之意依舊遮前掩後巧為飾說只此氣象卻似不佳耳

曹立之墓表云後五年子守南康立之果來蓋庚子也

觀遮前掩後之言則朱子不信象山明矣非冰炭而何

又答呂伯恭書云欽夫之逝忽忽半載每一念之未嘗不酸噎所論荆州從遊之士多不得力此固當深警然彼猶是他人不得力今自循省乃是自家不曾得力此尤爲可懼不知老兄看得此病合作如何醫治幸以一言就緊切處見教千萬之望子壽兄弟得書子靜約秋涼來遊廬阜但恐此時已換卻主人耳渠兄弟今日豈易得但子靜似猶有些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說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什去七八耶

此庚子七月書也子靜舊習朱子時望其改誨人無倦

之心也苟信之矣又何爲望其改也

答吳茂實書云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卻於日用工夫全少檢點諸朋友亦只如此用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卻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卻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卻無此病

也

此書陽明載入定論至徧以告之止下數行皆刪去實不可解情性持守上用力集其長也主張太過省發覺悟流於怪異去其短也陽明以上數行爲晚同將下數行亦晚同乎況全少檢點即檢點日用又豈同於陸氏乎曹表明言庚子立之來見陽明强指爲晚同不知何意也朱子文集自在天壤後世學者有目有心安能欺人哉

答傅子淵書云荆州云亡忽忽歲晚比又得靑田教授陸兄之訃吾道不幸乃至於此每一念之痛恨無窮想平生

師資之義尤不能爲懷也所示荆州問答讀之敬夫之聲容怳若相接悲愴之餘警策多矣但其間有鄙意所未安者更容熟復續奉報歸納也大抵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一取決於胸臆氣象言語只似禪家張皇鬭怒殊無寬平正大沉浸醲郁之意荆州所謂有拈槌豎拂意思者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略而渠亦無後語此愚所深恨也

按此六書皆在南康時筆也朱子教學苦心於此益見開陸氏有讀書講學意則引之開其不肯轉身則斐之知其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功則許之知其主張太過流

於怪異則非之至子淵似禪家張皇闢怒則隱闢之以
學脈言朱陸自是冰炭以聖人立教之心言陸氏不幸
不受朱子之裁成而朱子誨人不倦之心默契先聖矣
上封事云臣嘗謂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
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爲恤民之
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子所謂
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
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夫民之不可不恤不待智者而後
能知亦不待明者然後能言也然欲知其憔悴困窮之實
與其所以致此之由則臣請以所領之郡推之然後以次

而及其所以施設之方焉臣謹按南康爲郡土地瘠薄生物不暢水源乾淺易得枯涸人民稀少穀賤農傷固已爲貧國矣而其賦稅偏重比之他處或相倍蓰民間雖復盡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納稅賦須至別作營求乃可陪貼輸官是以人無固志生無定業不肯盡力農桑以爲子孫久遠之計幸遇豐年則賤糶禾穀以苟目前之安一有水旱則扶老攜幼流移四出視其田廬無異逆旅之舍蓋出郊而四望則荒疇敗屋在處有之故臣自外任之初即嘗具奏乞且將星子一縣稅錢特賜蠲減又嘗具申提點坑冶司乞爲敷奏將夏稅所折木炭價錢量減分數

其木炭錢已蒙聖慈出賜開允獨減稅事漕司相度方上版曹若得更蒙聖恩特依所請則一方憔悴困窮之民自此庶幾復有更生之望矣然以臣計之郡之接境江饒等州土田瘠薄類此者非一郡一縣而已也稅賦重大如此者非一料一色而已也若不大爲經理深加隱恤雖復時於其間少有縱舍如以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恐亦未能大有所濟而剝膚槌髓之禍必且愈深愈酷而不可救元氣日耗根本日傷一旦不幸而有方數千里之水旱則其橫潰四出將有不可如何者未知陛下何以處此此臣之所謂民之憔悴困窮而不可不恤者然也而臣所謂省賦理

軍者請復爲陛下言之夫有田則有租爲日久矣而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者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也夫二稅之入盡以供軍則其物有常數其時有常限而又有貼納水脚轉輸之費州縣皆不容有所寬緩而減免也州縣既無贏餘以給官吏養軍兵而朝廷發下離軍歸正等人又無紀極支費日增無所取辦則不免創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且如納米收耗則自七斗八斗以至於一倍再倍而未止也豫借官物則自一年二年以至三年四年而未止也此外有月椿移用諸雜名額拋賣乳香科買軍器寄招軍兵打造鐵甲之

廚自版曹總所以至漕司上下相承遞相促迫今日追究人吏明日取勘知通官吏無所從出不過一切取之於民耳蓋不如是無以補督欠支目前雖明知其一旦發覺違法抵罪而不及顧也夫以罪及其身而不暇恤尚何暇於民之恤乎以此觀之則今日民負賦重其所從來亦可知矣若不計理軍實而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然國家歷處東南恢復之勳未集所以養兵而固圉者常患其力之不足則兵又未可以遽減竊意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貲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誠能行此三者而又時出禁錢以續經用民力庶幾其可

覓也今將帥之選率皆膏粱騃子廝役凡流徒以趨走應對爲能苞苴結託爲事物望素輕既不爲軍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裒斂刻剝經營買販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債負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蓋上所以奉權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己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既已困於刻剝苦於役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或反見親寵怨怒鬱積無所申訴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至於軍中子弟亦有素習弓馬諳曉戰陣者例皆不

肯就本軍投募而朝廷反爲之分責州郡枉費錢物拖拽短小生疎無用之人以補軍額凡此數端本末巨細無不乖錯而所謂將帥者私欲飽滿鑽研有效則又可以求裝問塗而望他軍之積以爲已資矣故近歲以來管軍臣僚遷代之速至有一歲而再易者是則不惟軍中利病無由究知冗兵浮食日益猥衆而此人之所盜竊破費與夫送故迎新百色支用已不知其幾何矣至於總餽輸之任者亦皆負倚幽陰交通賄賂其所程督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於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若乃屯田民兵二事又特爲誕謾小人竊取官職之

賫而未聞其有絲毫尺寸可見之效凡此數弊天下之人孰不知之而任事之臣略不敢一言以告陛下惟務迫趣州縣使之急征橫賦戕伐邦本而其所以欺陛下者則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强陛下亦聞其說之可喜而未究其實往往誤加奬寵昇以事權是以比年以來此輩類皆高官厚祿志滿氣得而民生日益困苦無復聊賴草茅有識之士相與私議竊歎以爲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顧獨陛下未之知耳爲今之計欲計軍食以紓民力則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乃可冀也蓋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絶苞苴請託之私務求忠勇

沉毅實經行陣曾立勞效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無苞苴請託之私則刻剝之風可革將得其人則軍士畏愛奮厲鼓鬭以時而虛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得人而久其任則上下相安緩急可恃而又可以省送迎之費軍之汰卒與凡北來歸正添差任滿之人皆可歸之屯田使之與民雜耕而漸損其請給其有材勇事藝之人則計其品秩而多與之田因以爲什伍之長使教其人習於馳射擊剌行伍之法罷去諸州招軍之令而募諸軍子弟之驍勇者別授以田使隸尺籍大抵令與見行屯田民兵之法相爲表裏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其事付以

重權久其事任毋貪小利毋急近功俟其果能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然後議其課最增秩而因任之如此十數年間自然漸見功效若其功效未能遠見之間而欲亟圖所以紓州縣民間目前之急者則願深詔主計將輸之臣且於見今樁積金穀綿絹數內每歲量撥三二十萬視州郡之貧乏者特與免起上供官物三五分而代其輸向後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則上項量撥之數可以漸減而州郡免起之數可以漸增州縣事力既益寬舒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以寬恤歲課而時稽之不惟去其加耗預借非法科斂之弊又視其土之肥瘠稅

之輕重而均減之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虞所在曠土亦當漸次有人開墾布種而供上之賦亦將自然登足次第增羨不俟程督迫促而國真可富兵真可強矣此臣之所謂省賦治軍之說然也至於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綱紀者則非臣職之所當及然天下爲事之根本源流有在於是雖欲避而不言有不可得者且臣頃於隆興初元誤蒙召對蓋已略陳其梗概矣今請昧死復爲陛下畢其說焉夫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

綱紀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臾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而不謹也今天下之事如前所陳亦可見矣

陛下欲恤民則民生日蹙欲理財則財用日匱欲治軍則軍政日紊欲恢復士宇則未能北向以取中原尺寸之土欲報讐雪恥則未能係單于之頸而飲月氏之頭也此其故何哉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所與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也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淸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

皆陛下之柄雖陛下所謂宰相師保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旣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巢窟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綱紀而已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綱紀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永歎不樂其生而貪利無恥敢於爲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

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
復而宗廟之讐恥又何時而可雪耶
按此篇言恤民省賦治軍三事反復詳盡其弊皆由孝
宗任用近習小人使軍政壞則賦不能省民不暇恤百
患生矣故朱子痛言之雖陸宣公李忠定奏議不能過
此孝宗不知前席下問實見施行所以積弱愈甚再傳
以至於亡
與陳帥畫一劄子
一本路諸郡旱損處多竊料將來賑濟用米不少然今來
旱勢甚廣近郡之穀不復可仰須廣爲規畫多致米斛

乃可接濟至於乾道七年本軍得米凡五萬石然流殍之民不可勝數田里空虛至今未復此不可不早慮也似聞總所積穀頗多日就陳腐更久亦不堪用若得商量措置且就支此米餉給諸軍而計諸路綱運除檢放外更許截留分與諸州船運賑糶收簇價錢所嘗或俟豐年補前本色斛斗亦爲利便

一目今旱勢如此而漕司差人在此催發舊欠夫催欠之與救荒事體各別不可雙行欲乞一言且與追回其他州縣想亦有此并得一例施行尤爲幸甚若是戶部指揮漕司自合申請停緩或不敢言則丞相自當言之亦

致和消沴之一術而救急安民之切務也

一去年赦恩所放官物諸司依舊理催欲乞帥司因此旱傷作訪聞檢舉行下諸州令逐一具申特與蠲放

一旱災如此頁由賦歛苛急民氣不和所致欲乞丞相建言乞將赦恩所放之後一年官物并行除放

一本軍建昌縣去年放旱米三千餘石總所漕司累次行下令於上供軍用數內分豁此甚允當今漕司忽變其說令本軍全於軍用數內除豁不得減上供數熹有劄子懇兩漕別本具呈乞賜鈞念一言及之是亦救荒之助也

一本軍申漕倉兩司乞撥錢米修結石寨狀別本具呈并
乞鈞念或蒙應副亦可并下諸州放此施行募民充役
可以集官事濟饑民消盜賊伏乞鈞照
熹復有愚懇欲從漕司借留六年上供霽米五千餘
石約今冬或來春可還有狀申漕司今亦錄呈乞賜
宛轉及之幸甚適又檢得乾道七年省劄亦錄梗概
上呈恐今歲事體不減此也提舉遞鋪司牒有近日
雨水日多之說恐江東已霑足矣此獨無有奈何
與江東王漕劄子云此自五月半間得雨之後枯旱至今
雖有得少雨處殊不沾洽早稻已無可言晚禾亦未可保

民情皇皇未知所以慰安之者而使司差人在郡追人吏
催官物者凡三四輩熹雖不敢拒違台命然當此之時督
責縣道追擾農民則實有所不忍得賜追還令得一意誘
來備禦賑恤之政以救此遺民於溝壑之中不勝幸甚其
可辦者熹自不敢緩也又建昌去歲檢放總所已行下令
均在上供州用數中而反未蒙使司除豁上供之數尤非
所望於仁人君子者
熹前幅所稟之外更有石隄一事已具公狀申聞不審台
慈賜念否若今之君子固不敢以此望之惟執事者倘以
禹稷之心為心則此一役也而可以兩濟得蒙垂意不勝

幸甚

熹前幅所稟去冬放旱事初巳得使帖如總司之云矣既而中改一予一奪殊不可曉今別具公狀及劄子乞賜台覽若決不可行則熹於此不容徜留便當自劾去官雖重得罪不敢辭矣本欲初秋即申祠請又遭旱虐自以爲義不當求自逸故勉强於此若不獲巳則亦不免冒此嫌耳一生忍窮不敢求仕正爲如此且未來此時知友皆以爲于公之仁必能庸催君今乃反爲所誤而姚提點平生不相識乃能俯聽愚言一奏減本軍木炭錢二千貫不審亦嘗聞之否熹老矣巳無意於人間不堪久此鬱鬱也

與漕司畫一劄子

一本軍昨具奏乞依乾道七年例支撥錢米應副後來照得元數頗多恐難應副遂再具實欠軍糧米奏乞截留六年殘欠五千石及今年擬放七分外三分米一萬餘石庶幾數少易撥今續契勘諸縣檢放分處大段乾損處多恐不能及三分之數即雖蒙朝廷許截上件米亦恐不足支遣更俟取到實放數外合納之數卻行紐計欠數申稟或別具奏乞送使司預乞台照

一本軍常平米通兩縣計五萬石見行取會下戶仰食之人數目未到候將來冬後闕食卽將上件米斛分等第

糶給別具措畫詳細申聞或恐米數不足即乞支撥應副熹已見那諸色官錢往鄰近收糴約可得萬餘石但苦錢少而近地米價已高難運耳

一石隄已差官計料以俟徐推之來此舉本不敢容易蓋欲因此賑給饑民一舉兩利切乞留念

一去秋建昌檢放米當依台諭申省部乞下使司乞賜保明除豁然此又是一重往復不如徑自使司申請如何此已一面申部矣

一星子減稅省部對補之說乃似肉糜之論可付一笑若本軍本縣自有名色可補即何用更乞減放耶近世議論大抵如此令人氣塞見已別具公狀申聞仍申尚省

極論其繆預乞台恐

一聞得贛吉諸州及湖北鼎澧諸州皆熟得湖南詹憲書云湖北米船塡街塞巷增價招邀氣象甚可喜欲乞更與帥相商度乞奏指揮兩路不得阻絕客販許下流被害州軍徑具奏聞重行作遣乞留意此一項早

與周參政劄子云今歲之旱其勢甚廣比見連日降旨所以爲祈禱寬恤之計者足以知聖王之憂勞矣然所謂禁屠宰決杖罪放房緡及茶鹽賞錢者恐未足以爲應天之實而今日又報蠲放緡運欠米十石以下者此尤近於兒戲欲以此消已成之災息未形之患吁亦難矣成湯桑林

之禱宣王側身修行之意其反求諸己者爲如何哉熹竊思之今日之事應天之實有四曰求直言曰修闕政曰黜邪佞曰舉正直恤民之大者有六曰重放稅租乞行下諸路監司察州郡不受訴者郡守察其縣分告以名聞曰通放米船乞下江西湖南路仍許下流諸路州軍具奏重行責罰曰勸分賑之曰截留綱運曰嚴禁盜賊曰糾劾貪懦區區念此至熟悉矣欲叩首信眉一言於上又慮出位干時未必取信故敢以告於執事伏惟都俞之暇從容造膝一爲明主極言之則天下幸甚

勸諭救荒云契勘本軍管內久闕雨澤祈禱未應田禾已有乾損去處皆由長吏不明政刑乖錯致此災殃永念厥

懇鎮採悼罹除已具申朝省及諸監司乞行寬恤賑濟及
檢計覈倉兩縣常平米見管萬數不少又已多方招邀米
商近日出糶仍兌借諸色銀往外州循環收糴準備賑濟
況朝廷愛民如子聞此災傷非輕必有存恤指揮將來決
然不至大段狼狽今有預行勸諭將來事件下項
一本軍日前災傷人戶多致流移一離鄉土道路艱辛往
往失所甚者橫有死亡拋下墳墓田園屋宇便無人為
主一向狼籍至今遺迹尚有存者詢問來歷令人痛心
況今淮南湖北等路亦不甚熟舍此往彼等是饑餓有
何所益今勸人戶各體州縣多方救恤之意仰俟朝廷

非常寬大之恩各且安心著業更切祈禱神明車戽水漿救取見存些少禾穀依限陳訴所傷田段頃畝聽候官司減放稅租賑濟米斛不可容易流移別致後悔

一今勸上戶有力之家切須存恤接濟本家地客務令足食免致流移將來用工抛荒公私受弊

一今勸上戶接濟佃火之外所有餘米即須各發公平廣大仁愛之心莫增價例莫減升斗日逐細民告糴即與應副則不惟貧民下戶獲免流移饑餓之患而上戶之所保全亦自不惟不多其糴米數多之人官司必當保明申奏推賞其餘指借出放亦許自依鄉例將來填還

不足官司當爲根究如有故違不肯糶米之人即仰下
戸經縣陳訴從官司究實
一今勸貧民下戸既是平日仰給於上戸今當此凶荒又
須賴其救接亦仰各依本分凡事循理遇闕食時只得
上門告糴或乞賒借生穀與米如妄行需索鼓衆作鬧
至奪錢米如有似此之人定當追捉根勘重行決配遠
惡州軍其尤重者又當別作行遣
一旱禾已多損旱無可奈何只得更將旱田多種蕎麥及
大小麥接濟食用
與王運使劉子云竊復有少稟近準使牒奉行詔書取會

本單金穀出納大數初欲一一從實供申偶會得池州式樣官吏皆以爲當效其所爲可無後悔遂止據有正當窠名合收之數以爲收支之數而凡州郡多方措畫以添助支遣者皆不敢載大約所供才十之二三而米猶不在數中也見欲一面如此攢寫供申然在鄙意終有未安蓋聖詔所爲丁寧使臺所謂取索凡以欲知州縣有無之實而均給之以寬民力耳今乃如此在齋素心則爲上欺使臺以及君父在州縣利害則恐今既自謂有餘後日將不得蒙均給之惠以病其民也是以深切疑之未敢不以實對然官吏之說則又有二端焉其一以爲州郡措置所收窠

名多不正當恐有譴責莫任其咎此則便文自營之計蓋
所不敢避也其一以爲若盡實供具出數今日固未必實
有均給之惠而盡實供具入數異時上官所見不同或將
按籍而取之則州郡必致重困此則其說不爲無理而熹
有所不敢違也是以尤竊疑之又未敢遽以實對伏念旬
日不能自定敢以此私於下執事伏惟台慈開示所鄉使
得奉以從事不勝幸甚

與星子諸縣議荒政書云熹爲政不德致此旱災雖已究
心多方措置庶幾吾民得以保其生業而免於饑餓流離
之苦然竊自念智力短淺不惟精神思慮多所不周而事

體次第亦須由軍而縣方能推以及民若非三縣同官各存至公至誠之心深念邦本民命之重相與協力豈能有濟今有愚見懇切布聞條具如後

一逐縣知佐既是同在一縣協力公家當以至公至誠之心相與凡百事務切要通情仔細商量從長措置自然政修事舉民受其賜苟或上忽其下惟務私已吝權下慢其上但知偷安避事則公家之務何由可濟況今災歎非常民情危迫經營措置當如拯溺救焚之急不可小有遲緩齟齬有誤民間性命之計切告深體此意盡革前弊庶幾事有成功民受實惠

一檢放之恩著在令甲謹已遵奉施行今請同官當其任者少帶人從嚴切戒約給與糧米錢物不得縱容需索搔擾又須不憚勞苦逐一親到地頭不可端坐寛涼去處止憑鄉保撰成文字又須依公檢定分數切不可將荒作熟亦不可將熟作荒其間或有疑似去處或有用力勤苦之人寧可分明過加優恤不可縱令隨行胥吏受其計囑別作情弊

一勸諭上戶請詳本軍立去帳式令鄉衆依公推舉約定所蔭客戶所糶米穀數目縣司略備酒果延請勸諭厚其禮意諭以利害不可縱令胥吏非理搔擾上

戶既是富足之家必能體悉此意其間恐有未能致
悉之人亦當再三勸諭審其虛實量與增减如更詐
欺抵拒即具姓名申軍切待別作施行
一根括貧民請詳本軍所立帳式行下諸郡隅官保正
仔細抄劄著實開排再三叮嚀說諭不得容情作弊
妄供足食之家漏落無告之人將來供到更與本郡
喚集父老貧民逐一讀示公共審實衆議平允即與
保明如有未當就令改正將根括隅官保正重行責
罰
一將來糶米亦請一面早與上戶及糴米人戶公共商

議置場去處務令公私貧富遠近之人各得其便大抵官米只於縣市出糶上戶米穀即與近便鄉村置場出糶不須般載往來徒有勞費如有大段有餘不足去處及將來發糶常平米斛即具因依申來切待別行措置

一凡郡中行下寬恤事件各請誠心公共推行如有未當或未盡事宜更望子細示諭當行改正

右件如前各請痛察加或未蒙聽從尚仍前弊致此饑民一有狼狽即當直以公法從事不容更奉周旋矣千萬至懇至懇

奏勸諭到賑濟人戶狀云照對本軍今歲旱傷細民闕食已行下管屬星子都昌建昌縣勸諭到上戶張世亨等承認米穀賑糶接濟民間食用已行下逐縣告示上戶依所認數目樁管在家伺候差官審實監糶去後續準行在尚書戶部符九月十九日辰時準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勅中書門下省檢會昨準乾道七年八月一日勅節文訪聞湖南江西間有旱傷州軍竊慮米價踴貴細民艱食理合委州縣守令勸諭有米斛富室上戶如有賑濟饑民之人許從州縣審究指實保明申朝廷依今來立定格目給降付身補授名目內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

選限將仕郎聽二千石補武校尉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不係進士候到部與免短使一次四千石補陳信郎如係進士與補上州文學五千石補承節郎如係進士補迪功郎符本軍疾速施行本軍遂恭稟行下星子都昌建昌縣勸諭承認賑糶米穀之人如願將來賑濟依今來所降指揮格法推賞去後今據都昌建昌縣狀申勸諭到元認賑糶米穀稅戶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四名各情願依格法將米穀賑濟饑民乞依今降指揮保奏推賞本軍已行下逐縣告示張世亨等依數樁管米斛伺候本軍給曆付饑民及差官前去監轄賑濟饑民請領食用候見的實賑過米數別行保奏推賞外須至奏聞者

大修荒政

按年譜云時值大旱至秋約苗失收什入已上乃竭力措置為救荒備會詔江東帥守恤民隱決滯獄以銷旱災且須勸分賞格因郎二事推廣為奏乞降特旨減前所申星子縣稅及三年赦文已蠲官租禁州郡勿得催理若囚繫淹延則在待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嚴立程限排日結絕乃可因以賞格諭富室得米二萬石使樁留以待復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錢米充軍糧備賑濟選官吏授以方略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旣覈饑民之數乃造曆頭牌面印

付三縣俾散給之郡濱大江舟艤岸者遇大風輒淪溺至是募民築隄捍舟冀稍振業饑者舟患亦息預戒三縣每邑市鄉村四十里則置一場以待賑糶合爲三十五場其闕食甚者先加賙給比冬遂以旱傷分數告於
朝乞蠲各稅租本軍苗米四萬六千五百餘石檢放三萬七千四百餘石奉旨三等以下人戶夏稅畸零並與倚閣放數既寬民以故無流徙

辛丑朱子五十二歲

正月開場濟糶

按年譜云初既分場選見任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稅

監廟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員各莅一場以轄糶事而分委縣官巡察之以戢減尅乞覓之弊至是人戶悉令赴場就糴鰥寡孤獨之人則用常平米依令賑濟又慮農事將起民間乏錢凡各糴者皆濟半月都昌無米自都運而往千里之內莫不周浹凡三月結局所活饑民老幼二十一萬七千餘口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時孝宗臨御日久垂意恤民凡所奏請無不報可以故得行其志民無流離捐瘠之患

按此數篇朱子救荒之策全在預積米穀放免賦稅周知實數饑民遴選廉能官員防察作姦吏胥體恤勸諭

上戶以及築隄行賞等事竭盡心力不憚勞苦而親行之是以民受實惠慶更生有志民瘼者須逐件考究使胸有定見法有條理庶不愧爲民父母而信朱子體用該備之學實可坐言而起行矣

朱子與陸象山及僚友諸生至白鹿洞書院講習

二月陸象山訪朱子於南康朱子帥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堂請升講席象山爲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深明義利之辨朱子請書於簡自爲之䟦稱其發明懇到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朱子與人爲善大公無私之誠意極其懇摯矣

答呂伯恭書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即是意見如此即是議論如此即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卻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爲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即是自家呵斥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方始說得無定本的道理今如此一概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竟窮也子靜之學恐未必是看人不肯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是主張大過

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如所喻陳正己亦其呵以爲禪者某未識之不知其果然否也大抵兩頭三緒東出西沒無提撮處從上聖賢無此樣轍方擬湖南欲歸途過之再與子細商訂偶復蹉跌未知久遠竟如何也然其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他時或約與俱詣見相與劇論尤佳

呂伯恭與朱子云子靜留得幾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故朱子答之

通辨云南康之會朱子於象山取其講義而終譏其禪疑信相半如此非也不獨言信不可即言疑亦不可朱

子明言子靜是禪渠又說不是禪隣之至矣此即前書所謂遮前掩後巧爲飾說之意講義可取亦是渠有得處故敬服其長乃取善公心非信其學渠旣是禪直斷其禪不同如氷炭又豈僅疑之乎

乞住招軍買軍器罷新寨狀云具位熹照對本軍見準上司備準朝省指揮招塡缺額禁軍及拋買軍器物料并向來申請乞行省罷管下都昌縣創置新寨逐項利害除已具公狀申聞外合行恭稟者

一準安撫司備準樞密院劄子立定本軍軍額招塡禁軍共五百人今照本軍舊管禁軍額數至多蓋緣承平之際

戶口繁多投募者衆州郡又未有諸色上供及揀汰歸正
使臣軍員倉庫充溢足以支遣近年以來稅重民貧戶口
逃散已是無人應募州郡上供之額既重冗食之數又多
並無留州得用錢米可以養贍所以招收常不及額猶尚
支遣不足蒙朝廷察見上件事理於淳熙七年內已降指
揮權以二百人為額今來又準上項指揮照應見管二百
人外尚缺三百人雖已遵依分委兵官招收緣本軍僻陋
小郡戶口不多目今雖是荒年尚乃無人應募設若有人
應募其添招禁軍三百人每年合用糧米五千四百石料
錢八百六十四貫文省春冬衣絹一千三百五十匹紬一

百五十匹綿四千五百兩衣錢七百六十五貫委是數目浩瀚即無合撥窠名可以支遣況當荒歉之後稅苗蠲放殆盡見在人數尚且支給不行若不申陳竊慮虛負稽緩之責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乞依元降指揮且以二百人爲額如以州郡武備不修必欲招足元數亦乞限一年添招十人庶幾數十年間漸還舊貫而州郡得以漸次措畫不致違誤

一准轉運司備准樞密院行下拋買第十一料至十五料甲葉牛皮數竊緣郡境貧民不堪搔擾十一至十五料節次具申未敢行下收買獨十四料幸蒙漕司申奏蠲免而

又已有抛買第十五料指揮竊緣本軍三縣去歲大旱民
間貧困異於常時官司夏秋二稅檢放倚閣無可催理逐
月官兵請俸尚且積壓無可支遣今來雖是漸次起催新
稅然旱荒之後民氣未蘇尤當存恤撫摩庶幾不致流散
若更分抛下縣催督買發官司初無合破官錢不過科擾
取辦上件軍器既未有急切用處徒爾驅逐饑民使之逃
亡失業因致死亡有負朝廷救荒恤民之意事屬不便欲
望鈞慈軫念特賜敷奏權與蠲免候二三年後年穀豐熟
卻令漸次收買起發施行
一照對本軍淳熙五年內蒙提刑司奏請於管下都昌縣

創置營寨招刺軍兵彈壓盜賊已行依應旋招到軍兵二十名及於管下巡檢司各差撥兵士十名并於本軍添差兵官內差委一員專一在寨統轄放閲今照都昌爲邑百餘里見有棠陰四望松門楮溪大孤山五寨土軍額管四五百人縣郭又有弓手八十人足可彈壓盜賊當時止緣盜徒倪四等乘船經過縣岸提刑高公泗一時申請添置此寨見在縣郭當五寨之中而與尉司相去僅百餘步委是虛設徒費帑廩昨來備述利害及以本軍匱乏無以贍給累具申陳乞行省罷此寨欲將招到軍兵併歸四望山寨塡補闕額之數未蒙行下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依所乞

施行

乞禁保甲擅關集劄子云契勘保甲之法什伍其民使之守護里閭覺察姦盜誠古今不易之良法也然既許其蓄藏兵仗備置金鼓則其節制階級似亦不可不嚴竊見目今見行條法累降指揮但有團給教習之文初無戒令糾禁之法鄉里豪右平居挾財恃力已不可制一旦藉此尺寸之權妄以關集教閱為名聚眾弄兵陵弱暴寡拒捍官司何所不至如本軍都昌縣劉邦達等只緣劉彥才爭競鬬得官司追呼遂於盛夏輒行關集鳴鑼持仗過都越保欲以報復怨讎抗禦捕吏向非託於保甲之名安敢公然

如此某除已將劉邦逵等依相毆報冤爲名結集徒黨立社法等第決配編管外仍具利害申使司欲望台慈詳酌特賜行下約束施行區區之愚則有懸見更望使司特賜敷奏明降指揮今後應保甲首領等人輒以關集教習爲名聚衆弄兵欲以恐脅官司報怨拒捕者比凡人之法特加一等收罪庶幾豪强知畏不致負緣敗壞良法委實利便須至申稟者

按朱子自丁丑同安滿任家居至戊戊凡二十餘年中間兩辭編修祕書郎而就郡守者侍從之職在匡君行道一有不合翩然而歸義也當時朝政邪正雜行君子

小人並用倖幸弄權軍政不修朱子處此必不能一日

安其位勢也即義也若夫郡守猶可行政故竭力盡職

此出處之正道而亦爲兆之深意也合觀三年中愛民

勸農教士飭吏訓官治軍正風俗崇祀典種種實心實

政非同條教具文而救荒大政條理井然情詞懇惻至

今可深味焉朱子是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居敬窮理

直是一事徹內徹外無有二境性體中道理滿足直達

流行措之政事自有左右逢原之妙然非平日窮理之

功極深研幾以充拓其性體廣大之量亦未易到此地

位也嗚呼以朱子之聰明睿智迥出學子百倍猶閑居

念載者實讀書事事講求方得心理事合一古人量而後入學優而仕如此後世讀朱子書者須反身實求自度立心行事能勝民社之寄否豈可輕言仕哉豈可略窮理而不充拓其性體哉

延和奏劄二云臣聞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臣嘗竊

陛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膺受付託憂勤願治恭儉愛民二

十年於此矣而聞者臨軒慨然發歎乃或未免以治效之

不進爲憂因竊以是推之而得其說請昧萬死爲陛下一

二陳之夫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

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阼之

上突奧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

爲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

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其氣能寘之列位使之交修衆職

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

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位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黯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僞讒慝叢脞眩瞀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嵬瑣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跋扈之

疑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清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既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巳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甚狂訐無所違忤意者將以除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不敢肆於爲惡陛下之用力則已勞矣而其翕張禽縱之機周防畏備之計又可謂無遺巧矣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於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之效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

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旣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旣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旣有所分則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術中矣是以比來陛下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旣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姦者又借力於陛下之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姦窮惡稔蹤跡敗露然後其素輕者不免於譏呵然猶委蛇盤礴不失其崇資峻秩而攫取陛下之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固未嘗

一問其朋比援附之姦也曰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賄賂公行兵怨民愁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是則陛下之勢既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既不足以勝羣小之姦而反以助成其勢若彼之所以蔽遮天理濁亂聖心則將益深錮而遂至於不可解蓋其失萌於一念之疑大臣而其爲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臣恐陛下於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陳於陛下之前惓惓深衷實

在於此而學淺詞拙不足以啟發聖意恐懼至今乃幸復以職事得望清光敢畢其餘忠如此誠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忠以修聖政則夫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固已無隙可投以誤恩顧則又痛斥而遠屏之以永除後日蔽遮濁亂深錮之害庶幾天下之事猶可復爲而陛下之國家將不至於卒受羣小之弊臣至愚極陋學無所成獨有螻蟻愛君憂國之心不能自已妄論至此悲憤塡臆伏惟陛下赦其罪而納其忠深爲宗廟社稷大計不俟終日斷然行之則不惟愚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貼黃

臣去年所進封事恐元本不存今別繕寫成冊用袋重封
已於閤門投納乞賜聖旨宣索此劄亦係臣親手書寫目
昏筆縱前劄已具貼黃奏陳并乞聖照

此篇言正君心用賢才關係極大發明近習小人固寵

蠹國之害尤反復詳盡始信大學惟仁人放流之解上

三爻解而悔小人退射隼高墉之訓的確不刊不去小

人欲用君子難矣哉

十二月視事於西興

按年譜朱子初受命即印榜招海商販廣米至浙東許

以不收力勝及雜稅錢到則依價出糶更不裁減至是

海商米舟已輻輳矣日與僚屬寓公鉤訪民隱規畫纖悉晝夜不倦至廢寢食分畫既定則親出按歷始於會稽諸縣次及七郡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不遺餘力然每出皆乘輕車屏徒御一身所需皆自齎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部內不知官吏憚其風采夙夜戒飭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姦有朱縣尉不伏賑糶及紹衢屬吏賈祐之等不恤荒政皆按劾其罪大抵措畫類南康時而用心尤苦所活不可勝計有短先生者謂其疎於爲政上謂宰相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

朱子曰紹興時去得遲已無擘畫只依常行先差一通判抄劄城下兩縣饑民其人不留意只抄得四萬來人外縣卻抄得多遂欲治之而不曾卻託石天民重抄得八萬人是時已遲天民云甚易只關集大保長盡在一寺令供出人人皆貧者大保長無有不知數日便辦卻分作數等賑濟賑糶其初令畫地圖量道里遠近就僧寺或莊宇置糶米所於門首立木榜以防再入之人 滕璘錄

朱子語次問浙東旱可學云浙東民戶歌先生之德朱子曰向時到部州縣有措置亦賴朝廷應副得以效力已自有名無實者多因曰向時浙東先措置分戶高下出來不

知有米無米不同有徐木者獻策須是逐鄉使相推排有米者時以事逼不曾行今若行之一縣甚易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在監司尤難以地闊遠動成文具惟縣令於民親行之爲易計米之有無而委鄉之聰明誠信者處之聰明者人不能欺誠信者人不忍欺若昏懦之人爲人所紿譎詐之士則務欲容私此大不可 鄭可學錄

按此二條皆辛亥所錄年譜序於視事西興之下故因記之得以詳考抄饑民量遠近推排有米之法此惟眞心愛民實實奉行而不病民者方能得其條理也

奏救荒事宜狀云臣蒙恩將命浙東奉行救恤到官日夕

考究求所以上副焦勞之意竊見浙東諸州例皆荒歉台明號爲最熟亦不能無少損而紹興府之饑荒昔所未有臣親目所覩回思去歲南康之歉猶謂之樂歲可也賑救既在所急事體宜先奏聞今紹興八邑餘姚上虞號爲稍熟然亦不及半收新昌山陰會稽所損皆七八分嵊縣旱及九分蕭山諸暨水旱相仍幾全無收今除餘姚上虞稍似可緩外且論蕭山等六縣約其所收不過十一先次朝廷撥米一十四萬七千石錢九萬貫并本司前官申朝廷於衢婺州通融撥到義倉錢三萬八千七十五貫一百文明州義倉米五千石數目非不多州郡日夕惟賑濟是務

官吏稍解事者皆奔走不暇雖寄居士大夫亦不敢寧處
不可謂不留意然終未有能救饑莩之實民情嗷嗷日甚
一日不獨下戸乏食而士子宦族第三等人戸有自陳願
預乞丐之列者驗其形骸誠非得已兼自秋來賣田折屋
斫伐桑柘鬻妻子貨耕牛無所不至不較價之甚賤而以
得售為幸典質則庫戸無錢舉貸則上戸無力藝業者技
無所用營運者貨無所售魚蝦螺蚌久已竭澤野菜草根
取掘又盡百里生齒饑困支離朝不謀夕其尤甚者衣不
蓋形面無人色扶老攜幼呼號宛轉所在成羣見之使人
酸辛怵惕不忍正視其死亡者蓋亦不少臣深究其所以

然正緣紹興地狹人稠所產不足充用稔歲亦資鄰郡非若浙西米斛之多又以和買偏重無巨富之家近遭水旱兼失蠶麥些小積穀春首勸糶無有存者上戶先已匱乏是以細民無所仰給狼狽急迫至於如此大抵荒歉自五分以下猶可措置蓋以五分之粟給十分之人稍行勸分便可苟活今以虛空之境而荒及九分則一分之粟既不能給十倍之人而戶口甚多所闕浩瀚亦有非移民移粟所能補助者臣所目見心思兼詢訪士大夫父老者既如此復約墾田收租之數以證之除餘姚上虞外今將田畝計其歲入六縣爲田度二百萬畝每畝出米二石計歲收

四百餘萬又將今再抄劄山陰會稽兩縣口數以約六縣之數則山陰會稽丁口半於諸暨嵊縣而比新昌蕭山相去不遠絕長補短兩縣當六縣四分之一今抄劄山陰會稽四等五等貧乏之戶計三十四萬口四等之稍自給及上三等者不預焉則統計六縣之貧民約須一百三十萬口併上戶當不下百四十萬計稔歲所斂四百萬石米除上供及州用外養百四十萬之生齒日計猶不能及二升之數則所謂樂歲無餘者旣信而有證矣又約六縣所糴放分數以計今歲民間所收不過十分之一則所不收之米約計三百六十萬石而所收止四十萬石闕乏之數目如

此浩瀚則所謂補助無策者又信而有證矣今將紹興府先所得錢一十二萬八千七十五貫一百文并臣所得三十萬貫除五萬貫諸州申到已無見在又措留五萬貫均給諸州外不過共折米八萬二千餘石并諸項米一十四萬石總而計之不及其田租所闕十分之一今來措置除蕭山僅能口給半月外其餘五縣以戶計之日之所得固已不過一二升者若以口計之則日之所得又不過一二合是僅足以使之皆知聖主憂勞惻怛不忍坐視之意而已若謂如此而便足以救其必死之命則固難指準然遂欲以百三十萬之貧民盡仰官司口以升計麥秋之前九

十餘日當爲粟百萬石則亦非朝廷今日事力之所及也然臣竊謂有司之力誠有限量而聖主天地父母覆載生育之心則無終窮以有限之力言之則救護之切撥賜之多誠若不可以有加之今日然以陛下無窮之心論之則豈不欲使此邦更得數十萬石之粟以必救數十萬人之命其忍直以無可奈何處之而熟視其飢餓顚仆於前乎故臣輒敢歷敘其所見聞考驗之實本末如此而別具施行事目以干聖聽惟陛下哀憐財幸意迫情切言無倫次臣無任惶恐俟辠之至

此篇敘旱災情形歷歷如見後世君相內外大小百官

皆當書一通置座右呂新吾實政錄序萬曆九年十年
關中山右旱災之慘更甚於此當參互考究始知備荒
宜預也
此篇首有回思去歲南康之歉之語當在辛丑十二月
壬寅朱子五十三歲
瓊州學記略云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
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
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
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

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難以久而不壞也則為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師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又曰因為之書具所聞於古者以告之使瓊之士知夫所以為學者不外於身心之所固有而用其一日之力焉則其德成行修而無所疑於天下之理將無難者而凡所謂功名事業云者其本已在是矣若彼記誦文詞之末則非吾事之所急又何足為重輕乎

按此篇朱子教人明理守理自復身心所固有不可外

求諸記誦文詞之末實是切要而陽明以爲猶外不知何說也

奏巡歷合奏聞陳乞事件狀云臣自正月四日起奏紹興府巡邏巡歷有合奏聞陳乞事件今具下項欲望聖慈檢會臣前兩狀所奏及今所陳事理再賜官會三十萬貫速行舊歲之賞痛減度牒之價庶幾儲備稍豐官吏更敢放手救活饑民其作捺湖埂亦係一縣新年農事利害之大者并乞特依所乞早賜給降

一臣初六日到三界鎮見有饑損人口頗多其死亡者亦已不少七日至嵊縣八日至本縣清化孝節鄉所

見尤多饑羸尤甚據其稱説皆自八九月來闕食至
今其死亡者不可勝數道殣相望深可憐憫臣謹已
再於昨蒙給賜錢內取撥五千貫付紹興府通判吳
津令收拾賑給嵊縣新昌及三界鎮一帶病困之人
庶幾稍獲安存未至一向死損但恐錢少不足支用
伏乞睿照早賜接濟
一臣初九日入諸暨界所有縣之東南一帶山鄉所見
病損人數絶少問之鄉人云是去年稍得收成去處
卻見令佐鄉官稱説縣北湖鄉一帶接連蕭山病死
人多不減嵊縣臣亦再撥給賜錢五千貫付紹興府

通判劉倓令收拾諸暨蕭山病困之人及根刷到勸
諭上戶賑糶米未曾出糶之數尚有四千餘石已牒
通判劉倓及本縣催促赴場增添人戶每戶除單丁
外更與一口收糴及有人戶陳訴乞借官錢及早修
捺湖埂緣臣曾與帥臣王希呂連伏奏乞給降米斛
未蒙應副今恐失時浸損二麥兼廢農工已逐急於
給賜錢內借撥三千貫應副所有三項錢米雖已支
撥尚恐數少未足支用伏乞睿照早賜拯濟
一臣十三日入婺州界以後事體續具奏聞大抵婺州
災傷比之紹興府分數頗輕州縣措置亦似稍有倫

理伏乞睿照

奏巡歷婺衢救荒事件狀云臣昨按視紹興府嵊縣諸暨縣已具事奏聞訖續於正月十二日入婺州浦江縣界歷義烏金華武義縣由蘭溪縣界入衢州龍遊西安常山開化江山縣今有合奏聞事謹具下項

一婺州諸邑蘭溪水旱相仍被災最甚金華次之而境內馬海白沙一帶爲尤甚其他又次之惟永康一縣爲稍輕大概通計比之紹興府諸邑事體殊不侔然諸縣措置不無乖謬以臣所見武義坊郭已有饑民而訪聞蘭溪金華山谷之間流殍已衆幸今守臣錢

佃頗能究心料理專委通判一員往來檢察請到鄉官五員日夕商議計當不至大段闕敗臣尚恐其所有錢米不足支用已於昨蒙聖恩所賜錢內取撥台州處州義倉米錢五萬貫應副本州糴米糶濟伏乞

睿照

一衢州常山開化水旱最甚江山次之西安龍遊又次之通計其實不減婺州但緣當時州郡吝於檢放常山開化係災傷極重去處而常山所放僅及一分六釐有奇開化又止一釐一毫而已故文案之間但覺災傷輕可而兩邑之民陰受其害不可勝言儻得歲

前死亡已多今之所見羸餓之民亦有甚於婺州諸邑者西安雖輕於兩邑而聞芝溪一源向來俞七俞八作過去處人民已極困悴加之守倅皆已遞替吏民懈弛無復條貫臣竊憂之已輒行下本州所得朝廷許撥義倉米五萬石內將一萬石專充賑濟專委曹官兩員鄉官三員分縣措置收拾饑餓羸困之人親驗支給伏乞睿旨

一婺州諸邑有災傷稍重而巡歷未到處回程當一一點檢別具奏聞伏乞睿照

奏救荒畫一事件狀云臣竊見本路諸郡頻年災傷蒙被

聖恩僅獲全濟今又亢旱周遍七州其幸免者不過三五
縣比之去年被災地方大段闊遠至於公私蓄積則連年
饑歉支移發散畧已無餘其餘措置尤爲費力臣本欲此
月上旬巡歷諸郡計度合用錢米詢訪合行事務回日類
聚奏聞庶免頻煩天聽今爲紹興府會稽縣界蝗蟲害稼
見行監督掩捕埋瘞已是累日未見衰減未敢起發前去
竊慮合奏請事漸致後時有失乃早措畫今畧條具一二
冒昧以聞伏望聖慈憫此一方重罹災數特賜矜恤早賜
施行不勝幸甚
一臣昨曾具奏乞詔州縣預應省限理納夏稅不得促

限追呼已蒙聖慈頒下施行今聞諸州間有不遵稟者公行文移必要七月上旬取足顯屬違戾兼昨具奏乞將紹興府去年住催夏稅人戶納過之數依倣秋苗所放分數特與比折今秋合納之數亦蒙聖慈行下又爲戶部巧爲沮難行下本府催督愈峻今來既是復有災傷豈是追呼箠撻催督稅賦之時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被災州郡將所管縣分被災重處特與寬限勸諭送納其不係被災縣分內有被災鄉分亦合較量輕重依此施行其紹興府理折夏稅亦乞直降指揮依臣所乞施行庶幾遭難遺民稍獲安

業

一臣昨具奏諸州雨暘次第曾有貼黃奏稟乞詔諸州依條受理旱帳及早差官檢放事蓋爲田稻旣是乾損及其未穫之際便行檢踏卽荒熟之狀明白易知非惟官司不得病民亦使姦民無由僥倖所以著令訴旱自有三限夏田四月秋田七月水田八月蓋欲公私兩便近來官吏不曾考究令文但據傳聞云訴旱至八月三十日斷限遂至九月方檢旱田則非惟田中無稼之可觀至於根查亦不復可得而見矣於是將旱損旱田一切不復檢踏錮放窮民受苦無所

告訴而其狡猾有錢賂吏者則乘此暗昧以荒瞞官作弊皆不可得而稽考去歲本路諸州大率皆然欲乞降指揮劄下轉運司及本司遍牒諸州縣疾速受理旱狀目下差官檢踏旱田荒熟分數其中晚稻田卻候八月受狀節次檢踏如有奉行違慢後時失實之處許兩司按劾以聞庶幾窮民將來獲霑實惠目下聞此德音便知朝廷存恤之意不至猖狂則生妄念仰勞宵旰之憂實爲利便

一賑恤之備去年諸郡公私猶有蓄積緣今春支用數多悉已無餘今被災之民既是不可不加接濟則其

費皆當出於朝廷臣本欲遍詢諸郡約見合用實數然後奏請今恐因循後時失於措置兼聞衢婺明州守臣皆欲丐祠而去台州亦申本司乞撥錢糴米數目甚多又見臣僚劄子論衢州等處見已乏食及有指揮行下閩廣勸諭客米前來温州接濟可見一路州軍荒歉匱乏之事勢已急臣今且約一路之數動以一百萬貫爲率欲望聖慈特賜開許印給度牒官會早賜給降其度牒欲乞就十分錢數之内且給三分依近降指揮每道且賣五百貫文省或依元價作四百貫文省容臣約度分俵諸州守臣令亦多方措置

變轉收糴庶幾趁此早穀成熟之際便於左近有米去處價直尚平之時節次收拾免致臨時倉卒貴價收糴緩不及事

一訪聞諸州府村落已有强借刼奪之患此在官司固當禁約然亦須先示存恤之意然後禁其爲非庶幾人心懷德畏威易以彈戢若慢不加省待其生事然後誅鉏則所傷已多所費又廣况其不勝何患不生乞降指揮早撥上項錢數使爲臣者得以奉承宣布通行曉諭卽德意所孚固有以銷厭禍亂之萌矣然後明詔安撫提刑兩司察其敢有作過猖亂之人及

早擒捕致之典憲庶幾姦民知畏不至生事

一去歲獻納糶濟之人近已各蒙聖恩補授官資無不感戴然去歲所降減半指揮止於紹興一府施行今則一路皆荒事體不同乞降指揮檢會當來耿延年所乞事理許於浙東一路通行

一檢準常平免役令諸興修農田水利而募被災饑流民充役者其工直糧食以常平錢穀給臣契勘本路水利極有廢壞去處亦有全未興創去處欲候將來給到錢物即令逐州計度合興修處雇募作役既濟饑民又成永久之利實爲兩便

一伏見州縣之吏不爲不多而其間才能忠信可倚仗者極不易得將來七州糶濟往來督察用人必廣乞降指揮特許將得替待闕丁憂致仕及在法不應差出之官權行差使候結局日如舊庶可集事

右謹錄奏聞謹奏

貼黃

臣所乞錢數雖多然以今日明州中色米價計之方糴得二十四五萬石散之七州不爲甚多而盤運水脚糜費又在其外伏乞聖照

臣所乞紹興府理折夏稅事理極爲分明緣在中夏以

前未經再旱之時行之固若有過優者在今日再旱之後人物煎熬朝不謀夕之際沛然行之以紓民力則恐未爲甚過況今據大數通府所放秋苗不過六分三釐以此計之所減夏稅亦不甚多若依去年比例言之今年夏稅亦合住催況此是補還去年之數直行放免不爲過當重念臣自論此事上爲省部所嫉下爲州郡所仇藉藉形迹無所不至原其本心只爲陛下愛養疲民護惜根本誠亦何罪而至於此切望聖明哀憐照察

臣竊詳在法檢視蠲閣隸轉運司臣今敢以爲請者蓋緣蠲閣賑恤本是一事首尾相須若蠲放後時失實使

饑民已被輸納追呼之擾然後復加賑恤則與割肉啗口無異故臣妄意欲得參與其事庶幾血脈貫通使聖朝賑恤之恩不爲虛枉伏乞聖照

臣所奏請固皆今日所當施行而此項最爲急切竊恐大臣進呈之際謾將一二項不甚緊要事節畫行應副御將此項沈溺不爲施行俟臣再請則又費月日致失機會且如明州糴米一事臣本是四月二十三日以後節次申奏是時明州米船輻輳正好收糴乃不施行及至六月十一日方得指揮則所有船米已爲上戶收糴殆盡矣今朝廷施行事體緩慢姦弊百端不稱陛下救

灰拯溺之意大率類此臣不敢越職奏聞惟是此事切乞斷自聖志力賜主張蓋不惟一路民命所繫實亦國家休戚所關陛下獨留聖慮

臣曾募得蘇軾與林希書說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爲後來之龜鑑近已刻石本司緣是臣下私書不敢容易繳進今有一本繳於申奏不及如法標背已申納尚書省或蒙宣索一賜觀覽仍詔大臣常體此意不勝幸甚

此項以後係是次緊內推賞差官兩條亦乞早留聖意

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措置賑濟狀

臣據知婺州錢佃申備據國學進士唐李淵等狀本州去歲亢旱特甚通判朝奉郎趙善堅協力措置災傷廣求利害籍貧乏之家七十萬口置濟糶場五百餘所勸諭上戶糶米借貸排日煮粥以食民之不給津遣鄰郡流移收養小兒遺棄病者醫藥以療之無流移凍餒之人存活者幾百萬口實迹可考今歲闔郡乾旱祈禱尙未感通饑餓狼狽指日可待趙善堅前來賑濟有方況今歲之旱甚於去歲善堅解罷在即不惟邦民失所倚賴而州郡亦大失裨助乞特敷奏權留在州同共措置賑濟佃契勘云云臣照對婺州去歲災傷本州通判趙善

堅措置濟糶存恤饑民委有勞效本官雖將任滿本州
今歲又遭旱傷比之去年尤甚緊要知得措置首尾官
員差委幹辦欲望聖慈特賜睿旨許從本州守臣錢佃
備到士民連狀所請令善堅在任同錢佃協力措置災
傷庶免誤事須至奏聞者
奏巡歷沿路災傷事理狀
今具沿路災傷事理下項須至奏聞者
一臣七月十六日再到田間看視蝗蟲大者絕少而
小者尙多當處多是早中禾稻皆已成熟多被喫
損人戶皆稱檢官未到見分數不敢收割臣已牒

本府催促所差下官日下出門前來檢視去訖又支錢付曹娥監鹽官收買十四十五都蝗蟲并行埋瘞續據上虞餘姚縣申到本縣蝗蟲頗多亦已行下催促支錢收捕埋瘞今來頗得雨澤遠近沾足竊意其蟲必當殄滅已牒本府一面審實具奏

伏乞聖照

一臣十七日經歷上虞縣界田皆遭旱彌望焦赤間有近水去處尚有些小可望收成觀其災傷委是至重而本縣不受人戶投訴反將投訴人戶刷具舊欠監繫門頭及出招子催督賦稅無問貧富大

小人戶五日一限逐限輸官之外人吏定要乞錢一百文省其不到者即差公人下鄉追捉搔擾尤甚乞覓尤多人戶不勝其苦一月之間遮臣泣訴者至五七百狀臣已送本府存恤究治施行去訖更乞聖慈特賜指揮庶幾州縣有所懲戒免致重困饑民不勝幸甚

一臣十八日到嵊縣其旱勢尤甚於上虞蓋紹興諸縣之旱嵊爲最而上虞次之餘姚又次之然上虞餘姚去年猶得薄收獨嵊縣一連三年遭此極重之災雖其上戶中家已覺艱窘鰥寡細民則已有

掇稗子而食者臣留支錢三十文買到所採稗子一升今申納尚書省欲乞宣索一賜觀覽早降指揮令紹興府將此三縣新舊稅租特與倚閣候見秋苗合放分數斷自宸衷別賜處分不勝幸甚

一臣十九日至新昌縣是日午後連得大雨幾至通夕本縣先來亦苦乾旱早稻皆已失收中晚之田亦已龜拆方自中旬以來連日得雨田中遂皆有水中晚之禾間有可望去處可勝上虞等縣但諸縣大抵旱乾日久得雨後時秋序已深氣候寒冷其間稻田雖尚青活而不復能結實者亦多有之

荒熟之形尤難分明臣已遍牒檢視官員切宜子
細不可差誤伏乞聖照
一沿路人戶已損田段不堪收割皆欲及早耕犂布
種蕎麥二麥之屬接續喫用但以檢放未定不敢
施工欲望聖慈特降指揮催促檢放庶幾不妨民
間及早耕種其有闕少種糧之人更令官司量行
應副尤爲厚幸
一臣二十一日入台州天台縣界以後事理尋別具
奏聞伏乞聖照
奏救荒事宜畫一狀

貼黃

奏爲本路災傷已蒙聖慈支降錢三十萬貫更乞撥作

二百萬貫及別有畫一奏聞等事伏候勅旨

臣昨以本路薦被災傷輒以賑恤事宜一二條奏伏蒙

聖慈曲賜俞允仍賜錢三十萬貫以充七郡糶濟之用

德意甚厚臣謹以奉宣詔旨須布遠近饑饉餘民感激

受賜歡聲如雷此固足以見陛下天地父母生成覆育

之恩矣然臣愚昧不知分量輒敢更有無厭之請黷冒

萬死復以奏聞伏惟陛下少留聖聽臣不勝幸甚今具

下項

一臣昨奏請給降錢一百萬貫爲一路救荒之備已蒙聖慈開允應副三十萬貫不勝幸甚然臣自昨者具奏之後續據諸州申到所乞錢數明州一百萬貫婺州六十萬貫處州十萬貫台州十萬貫而紹興府衢温州尚未申到計其所需當亦不下三二十萬大抵通以一路計之約二百餘萬貫始可足用而臣向來所請不及其半致陛下未知合用實數其所予者又不及所請之半臣之罪大無所逃刑惟有及今據實披露倘冀可補萬一臣竊計本路四十一縣除得熟縣分不過十數其餘大抵

皆荒且以三十縣計之若得二百萬貫則一路可
得米五十萬石而一縣當得一萬六千餘石若止
得一百萬貫則一縣但可得米八千餘石今乃僅
得三十萬貫則是一路得米不過七萬餘石而一
縣止二千餘石而已其逐縣合糶給戶口雖已立
式行下取會未到然以去年紹興諸邑之費推之
則一縣用米有至四五萬石者況今歲之荒甚於
去歲一縣饑民之眾其非八千二千石之所能濟
亦不待算計而可知矣今欲少俟取見戶數而後
計所不足續有陳請則恐地分闊遠取會未能遽

集之間而已後糴米之期矣冬春之間糴者日衆米價日高臣恐用錢愈多得米愈少而民之饑者愈失望也臣愚欲望聖慈深察前項事理特降睿旨更撥錢一百七十萬揍前所給通作二百萬貫令臣及早分給諸州廣行運糴俟見糶給戶口實數卻行計度支用不盡之數先次拘收囘納亦未爲晚伏候

聖旨

貼黃

竊恐度牒官會發出太多難以發洩今減半賞格

已蒙施行欲乞指揮紐計米數量給空名告身五七十道并度牒官會揍成二百萬貫付臣收掌則富民聞之願獻助者必多如有應格之人即乞許令提舉官與安撫司照應見行減半賞格聚廳書填當面給付亦足以關防私曲情弊伏乞聖照

一臣昨奏乞依耿延年所奏浙東一路獻助米斛人戶並與減半推賞已蒙聖慈開允施行不勝幸甚但指揮內卻有將來檢踏見得災傷最重處方得保明取旨之文則臣恐聽者不能無疑而未有應募之意也臣雖已行下州縣令人戶願獻助者先

經本司自陳待與標撥赴災傷最重州縣送納支
散然人戶未知省部人吏將來的將是何州縣作
災傷最重去處則終不能無疑且天下一家初無
彼此而本路災傷重處殆計八九但令在在處處
米穀堆積而徐視饑民闕食尤甚去處搬運以往
則亦無處不可入納又何必逆為此不可取旨之
端以疑羣聽而誤饑民之命哉臣愚欲望聖慈深
察上件事理特降睿旨一依乾道七年耿延年所
請已得指揮施行而删去今來所增委曲關防之
語使大哉之言一哉之心有以宣著暴白於天下

則有餘粟者爭先應募而所賜之錢又可會計餘數拘收回納是亦所謂惠而不費者伏候聖旨

一臣昨具奏乞詔州縣寛限催税已蒙聖慈特詔本路州縣將合納税賦並照省限催促不得非理騷擾不勝幸甚但今年旱傷實非去年之比若據事理所有夏税自合依去年例特與住催竊緣節次蠲放蒙恩已多不敢便爲陳乞但今八月十五日省限已滿州縣自此必是公肆追呼無所忌憚使被災餘民無所告訴馴致死徙仰貽宵旰之憂臣愚欲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特詔有司將本路被

災縣分人戶夏稅權行住催卻俟檢放秋苗分數
定日卻將夏稅亦依分數蠲減一併催理庶幾饑
民均被實惠伏候聖旨

貼黃

臣契勘紹興府今年人戶丁錢已蒙聖慈盡數蠲
放今者本路諸州例遭災旱而台州丁錢最重下
戶尤以爲苦欲望聖慈許將台州五縣第五等人
戶今年丁絹特與蠲放庶幾千里饑民得免追呼
決撻之擾不勝幸甚伏取聖旨

一臣昨所奏逐項事理並蒙開允獨有依準舊制募

饑民修水利一事未蒙施行臣竊見連年災旱國家不忍坐視夫民之死大發倉廩以拯救之其費以巨億計蓋其賑給者固不復收其賑糶者雖曰得錢而所折閱亦不勝計仁聖之心於此固無所吝然饑民百萬安坐飽食而於公私無毫髮之補則議者亦深惜之故臣嘗竊仰稽令甲私計以爲若儌於數外有所增加以爲募民興役之資則救災興利一舉而兩得之其與見行糶給之法利害之算相去甚遠故不自揆既以奏聞而輒下諸州委是通判詢究水利合興復處以俟報可至於近

日巡歷又得親見所至原野極目蕭條唯是有陂塘處則其苗之蔚茂秀實無以異於豐歲於是竊歎益知水利之不可不修自謂若得奉承明詔悉力經營令逐村逐保各有陂塘之利如此則民間永無流離餓殍之患而國家亦永無蠲減糶濟之費矣不謂言語疎略未蒙鑒照敢竭其愚重以爲請伏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許臣前項所請百七十萬貫者而令於内量撥什三候諸州通判申到合興修水利去處即與審實應副其合糶給人有應募者即令繳納糶給由歷就雇入役俟畢工日

糶給如舊則所損不至甚多而可以成永久之利
絕凶年之憂費短利長未爲失策伏候聖旨

貼黃

臣又竊恐興修水利所費太多難以支給即乞且
令貸與食利人戶雇工興役卻候將來豐熟年分
紐計米數量分料次赴官送納樁管在官尤爲利
便伏候聖旨

一臣昨嘗面奏乞令被災州縣人戶苗米五斗以下
不候檢踏先次蠲放以絕下戶細民奔走供役計
囑陪費之擾誤蒙聖慈曲賜開納今者本路復遭

旱虐竊欲取旨依此施行但令檢官已在田野如
蒙開允即乞聖慈特降指揮令轉運司疾速施行
若俟命下到臣巡歷去處然後施行卻恐緩不及
事伏俟聖旨
一臣伏覩歲既不登所在艱食全賴商賈阜通之利
所宜存恤不可騷擾今米穀不得收稅雖有成法
而州縣場務多不遵守至於往糴而有所挾之資
既糴而有所貿之貨則往來之間經由去處尤以
邀阻抽稅爲苦是致客人憚於興販欲望聖慈特
降睿旨申嚴舊法仍詔有司諸被災州縣人戶欲

興販物貨往來州府收糴米穀就闕米處出糶者各經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判執前去其糴米訖所買回貨亦各經所在自陳判執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如蒙開允即乞徑下轉運司約束沿江瀕海所過場務遵稟施行庶幾商販流

通民食不匱伏候聖旨

右謹錄奏聞伏乞勅旨

奏巡歷至台州奏行事件狀云臣照得本路州縣今歲旱傷臣自七月十五日出巡取道嵊縣迤邐入台州按視及

預行措置賑恤事件節次具奏外臣巳於八月十八日起
離台州去處州前去所有台州奉行事件須至奏聞者
一臣七月二十三日到台州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
子恭奉聖旨給降度牒三百道官會一十五萬緡
臣即時分撥應副諸州外仍於台州刷到常平司
及諸州庫眼有管窠名錢八萬貫及於降到錢會
內撥錢二萬貫共湊一十萬貫量逐縣災傷輕重
地里闊狹均撥應副仍詢訪到土居官員士人誠
實練事爲衆所服者一縣數人以禮敦請令與州
縣當職官公共措置差募人船前往得熟去處收

糶米斛循環賑糶仍多方敦請上戸說諭或出米穀或出錢物并行運糶添助賑糶仍據本州申到見管常平義倉米五萬二千石已令椿管準備賑濟及一面立式選差都正鄉官等家至戸到從實抄劄法應糶濟大小戸口取見的確數目各隨比近置場以俟將來闕食就行糶濟仍立罪賞約束不得泛濫抄劄枉費官廩外伏乞聖照

一臣所經歷去處得雨之後晚稻之未全損事並皆長茂可望收成但民間所種不多僅當早稻十之一二其早種未全損者一皆抽莖結實土人謂之

二稻或謂之傳稻或謂之孕稻其名不一目今已
有黃熟處亦有尚帶青色處村民得此接濟所益
非細但其稻莖稀疎秕多穀少其青色者已逼霜
露難恐指擬至於粟荳油蔴蕎麥之類卻並有收
次第今冬未至絕乏只爲薦饑民無蓋藏竊恐來
春必至艱食臣已面諭州縣官吏常切體訪不拘
早晚但覺民間闕食便行賑糶收錢運糴循環接
濟無損於官有益於民實爲利便伏乞聖照
一臣體訪到本州黃巖縣界分闊遠近來出穀最多
一州四縣皆所仰給其餘波尚能陸運以濟新昌

嵊縣之闕然其田皆係邊山瀕海舊有河涇堰閘以時啟閉方得灌溉收成無所損失近年以來多有廢壞去處雖累曾開淘修築又緣所費浩瀚不能周徧臣竊惟水利修則黃巖可無水旱之災黃巖熟則台州可無饑饉之苦其爲利害委的非輕遂於降到錢內支一萬貫付本縣及土居官宣教郎林鼐承節郎蔡鎬公共措置給貸食利人戶相度急切要害去處先次興工俟向後豐熟年分卻行拘納其林鼐曾任明州定海縣丞敦篤曉練爲衆所稱蔡鎬曾任武學諭沈審果決可以集事但

本縣知縣范興直不甚曉事恐難倚仗欲乞依本
司已獲降到指揮特與嶽廟理作自陳別選清強
官權攝縣事庶幾興役救荒不至闕誤伏候勅旨
臣前項所奏給降到錢三十萬貫臣已分撥婺州
八萬貫衢州六萬貫處州五萬貫台州二萬貫黃
巖與修水利一萬貫及明州定海縣亦乞與修水
利已撥一萬貫共已撥二十三萬貫外尚賸七萬
貫初欲分撥應副明州紹興府而明州申到已奏
乞撥錢一百萬貫臣遂不敢拈出兼婺衢兩州連
年荒歉並無儲積可以那兌運糴竊恐將來更有

欠闕欲且留此錢數更俟聖慈添撥到錢即併諸州再行均給所有添撥之數已兩次具奏今更於後項開說伏乞聖照

一臣於八月初三日及十二日兩次具奏更乞聖慈添撥錢物及紹興府明州元降度牒官會所糴米斛通揍作二百萬貫又乞不候檢踏先放五斗以下苗米又乞權住催夏稅零欠俟檢放秋苗分數定日并行除豁理納又乞申嚴米穀免稅舊法仍乞特降指揮與免往回貨物及搭帶稅物亦已日久未奉進止欲乞聖慈詳臣兩狀早賜指揮伏候

勑旨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奏鹽酒課及差役利害狀云臣竊見本司所管鹽酒課利國計所資爲甚廣而民情所患爲最深久欲條奏顧以救荒方急有所不暇今以罷疾力請投閑惓惓之私懷不能已輒有已見冒昧奏陳如有可採乞別選忠厚通敏之臣付以其事令其詳細稽考因事制宜使民情亟得去其所患而國家永不失其所資實爲利便至於差役一事亦屬本司所管今亦有少利害并具其說如後須至奏聞者

一浙東所管七州而四州瀕海既是產鹽地方而民間食

鹽必資客鈔州縣又有空額比較增虧此不便之大者夫產鹽地方距亭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亦不踰百里故其私鹽常賤而官鹽常貴利之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羣或用大船般載巡尉既不能訶州郡亦不能詰或乞覓財物或私收稅錢如前日所奏台州一歲所收二萬餘貫是也以此之故除明越兩州稍通客販鹽有課利外台溫兩州全然不成次第民間公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場一監累月之間不收一袋不支一袋而官吏糜費吏卒搔擾有不可勝言者然以有比較之法州縣恐有殿罰則不免創立鹽鋪抑勒民戶妄作名

色抑令就買出入暗昧不可稽考大略瘠民以肥吏困農民以資游手爲州縣爲提舉主管者非不知之然皆以國計所資不敢輒有陳說日深月久民愈無聊若不變通恐成大患臣生長福建竊見本路下四州軍舊行產鹽之法令民隨二稅納產鹽錢而請鹽於官近歲官鹽雖不支給而民間日食私鹽官司既得產鹽稅錢亦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法然實兩便欲乞聖慈特詔本司取會福建路轉運司下四州軍見行產鹽法將本路地里遠近鹽價高低比附參考立爲沿海四州鹽法其餘州軍自依舊法施行則亦革弊救民之一事也

一酒坊之弊其説有四一曰官監二曰買撲三曰拍戸抱額四曰萬戸抱額臣竊以爲莫不便於官監莫便於萬戸其他亦互有利害而萬戸之中亦不能無少利害要在講究詳盡然後施行則庶乎其弊之可革矣今官監之害朝廷既知而罷之然州郡占吝多不遵戸部漕司所撲仍不廢罷此則害雖除而未盡者也買撲之官在買人有稍折本柄破壞家產之患在衆人有掗托抑勒捕捉欺凌之擾拍戸抱額則庶幾矣然或額重而抱納不前或藉此而掗托搔擾弊亦不異於買撲惟萬戸抱額最爲簡便然須一州一縣通計田畝浮財物力而均出之使無官戸民戸之

殊城居村居之異一槪均敷立爲定籍乃爲盡善若舍官
戶而敷民戶舍城居而困村居不立官簿而私置草簿使
吏得以陰肆出没走弄於其間則又病矣此法本路處州
見已施行四五十年民無爭訟今欲便取其法行於諸州
則恐本州課額素輕非他州比然他州課額雖多少曾登
足若蒙聖恩深詔有司取淳熙六年七年八年三歲實催
到庫之數參校取中立爲定額然後以此科敷俾爲萬戶
則亦安民省事之一端也
一臣於今年某月內曾具奏差役利害事申尚書省幾數
千言內有徐詡所畫歇役年限一條最爲詳密而近準戶

部行下乃無一言見施行者欲望聖慈特賜宣索觀其大概然後付之愛民曉事老成詳細之臣令其看詳擇其可行者具爲條畫別降指揮施行

提舉兩浙東路常平鹽茶公事具社倉事目如後

一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部社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行編排其間有停藏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之人隱慝在內仰社首隊長覺察申報尉司追捉解縣根究其引致之家亦乞一年斷罪次年三月內將所排保簿赴鄉官交納鄉官點檢如有漏落及妄有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即許人告審實申縣乞行根治如有欺弊即將其簿紐算人口指定米數

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支貸日將人戶請米狀拖對批塡
監官依狀支散
一逐年五月下旬新陳未接之際預於四月上旬申府乞
依例給貸仍乞選差本縣清强官一員吏一名斗子一名
前來與鄉官同共支貸
一申府差官訖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先遠後近一日一都
曉示人戶產前六百文以上及自有營運衣食不闕不得請貸各依日限具狀狀內開說
大人小兒口數結保每十人結爲一保遞相保委如保內逃亡之人同保均備取保十人以下不成保不支
正身赴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大保長並各赴倉
識認面目照對保簿如無僞冒重疊卽與簽押保明其社首保

正等人不保而掌主保明者聽其日監官同鄉官入倉據狀依次支散其保明不實別有情弊者許人告首隨事施行其餘即不得妄有邀阻如人戶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

一收支米同淳熙七年十二月本府給到新添黑官桶及官㪷每桶收米五省半仰㪷子依公平量其監官鄉官人從逐廳只許兩人入中門其餘並在門外不得近前挨拶攙奪人戶所請米斛如違許被擾人當廳告覆重作施行

一豐年如有人戶請貸官米即開兩倉存留一倉若遇饑歉則開第三倉專賑貸深山窮谷耕田之民庶幾豐荒賑貸有節

一人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十一月下旬先於十月上旬定日申府乞依例差官將帶吏斗前來公共受納兩平交量舊例每石收耗米二斗今更不收上件耗米又慮倉厫折閱無所從出每石量收三升準備折閱及支吏斗等人飯米其米正行附歷收支

一申府差官訖即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交納先近後遠一日一都

一仰社首隊長告報保頭保頭告報人戶遞相糾率造一色乾硬糙米具狀同保保共爲一狀未足不得交納如保內有人逃亡即同保均備納足赴倉交納監官鄉官吏斗人等至日赴倉收納不得妄有阻節及過數多取其餘並依給米約束施行其收米人吏斗子要知首尾次年夏

支貸日不可差換

一收支米訖逐日轉上本縣所給印曆事畢日具總數申

府縣照會

一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差到人吏一名斗子一名社倉算交司一名倉子兩名每名日支飯米一斗約半月發遣裏足米二石共計米一十七石五斗又貼書一名貼斗一名各日支飯米一斗約半月發遣裏足米六斗共計四石二斗縣官人從七名鄉官人從共一十名每名日支飯米五升十日共計米八石五斗已上共計米三十石二斗一年收支兩次共用米六十石四斗逐年蓋墻并買藁薦修補倉厫

約米九石通計米六十九石四斗

一排保式某里第某都社首某人今同本都大保長隊長

編排到都內人口數下項

甲戶大人若干口小人若干口居住地名某處或產戶開說產錢若干或白煙耕田開店買賣土著外來係某年移來逐戶開列

餘開

右某等今編排到都內人戶口數在前卽無漏落及增添

一戶一口不實如招人戶陳首甘伏解縣斷罪謹狀

年月日大保長姓名

隊長姓名

保正副姓名

社首姓名

一請米狀式某都第某保隊長某人大保長某人下某處地名保頭某人等幾人今遞相保委就社倉借米每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冬收日備乾硬糙米每石量收耗米三升前來送納保內一人走失事故保內人情願均備取足不敢有違謹狀

年月日保頭姓名

甲戶開名

大保長姓名

隊長姓名

保長姓名

社長姓名

一社倉支貸交收米斛合係社首保正副告報隊長保長隊長保長告報人戶如闕隊長許人戶就社倉陳說告報社首依公差補如闕社首即申尉司定差

一簿書鎖鑰鄉官公共分掌其大項收支須監官簽押其餘零碎出納即委鄉官公共掌管務要均平不得狥私容情別生姦弊

一如遇豐年人戶不願請貸至七八月而產戶願請者聽

一倉內屋宇什物仰守倉人常切照管不得毀損及借出他用如有損失鄉官檢點勒守倉人備償如些小損壞逐時修整大段改造臨時具因依申府乞撥米斛

具位朱熹奏節文

一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欲望聖慈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置立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付本縣出等人戶主執斂散隨宜立約實爲久遠之利其建寧府社倉見行事目謹錄一首進呈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

十一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命戶部看詳聞奏

行在尚書戶部

準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勑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戶部狀準淳熙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尚書省送到宣教郎直秘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劄子奏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量支息米造成倉廒三

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强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

送元米還官卻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為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騷擾就此今日之言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預備久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人必願從者眾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令戶部看詳聞奏本部今檢準紹興重修常平免役令下項諸州常平錢穀及場務錢不足申提舉司通一路之數移用仍聽互相兌便支撥諸義倉附常平倉監專兼管廒屋以轉運司倉充其積藏

而應兌換者準常平法無轉運司倉處撥充常平物諸義倉計夏秋正稅無正稅穀處物帛之類折為穀者準此每一㪷別納五合應豐熟計一縣九分以上即納一升一同正稅為一鈔不收頭子腳乘錢及耗限一日先次交入本倉出臘通正稅候盤量畢亦限一日據數紐撥即正稅不及一㪷並本戶放稅二分以上及孤貧不濟者免納諸倉穀唯充賑給不得他用縣遇災傷當職官體量自第四等以下闕倉戶給散若放稅七分以上通第三等給並預申提舉司審度行訖奏諸災傷計一縣放稅七分以上第四等以下戶乏種食者雖舊有欠闕不以月分聽給保貸借即穀不堪充種子者紐直以錢各成貫石給限二年隨稅納仍免息州預

以應支數保明申提舉司行訖申尚書戶部雖許一縣放稅不及七分而本戶放稅及七分者準此本部看詳欲行下諸路提舉司徧下本路

諸州縣曉示任從民便如願依上件施行仰本鄉士居或寄居官員有行義者具狀赴本州縣自陳量於義倉米內支撥其斂放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須干預抑勒仍仰提舉司類聚具申聽候朝廷指揮奏聞事十二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戶部看詳到事理施行

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十二月二十四日辰時付戶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須至指揮

兩浙東路提舉常平司主者仰一依今來勅命指揮疾速

施行關合去處符到奉行

跋語云淳熙八年冬十有一月己亥臣某以備使浙東奉行荒政蒙恩召入延和殿戒諭臨遣因得以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社倉本末推說條奏誤蒙開納即詔頒其法於四方而臣某又以使事適獲奉承仰戴皇仁頓首幸甚因竊惟念里社有倉實隋唐遺法往歲里中妄意此舉所以收恤民隱者蓋偶合其微旨顧以國家未定著令是以不能遍及且懼其弗克久今乃得蒙上恩徧下郡國將遂得與闔宇之間含生之類均被仁聖之澤於無窮固已不勝大幸而荒陬下里斗升之積又得上為明詔之所稱

揚下爲四方之所取則抑又有榮耀焉故敢具刻尙書戶部所被勅命下浙東提舉常平司者眉於故里本倉廳事而記其說如此俾千萬年含哺鼓腹之傳有以無忘帝力之所自云淳熙九年四月丙辰臣朱熹拜手頓首謹言

勸立社倉榜云當司恭奉聖旨建立社倉已行印榜遍下管內州縣勸諭尋據紹興府會稽縣鄉官新嘉興主簿諸葛修職名千能狀乞請官米置倉給貸而致政張承務名宗文新台州司戶王迪功名若水衢州龍游縣袁承節名起予等又乞各出本家米穀置倉給貸當司契勘前件官員心存惻怛惠及鄉閭出力輸財有足嘉尙除已遵依所降指揮具

申朝廷外須至再行勸勉量出米穀恭稟聖旨建立社倉
庶幾益廣朝廷發政施仁之意有以養成閭里睦婣任卹
之風再此勸諭各請知委九年六月八日
前年譜載朱子視事於西興一段紀其大要最該括詳
盡夫浙東之荒異於尋常觀條奏救荒事宜一疏自然
如痛負身迫不容已細閱歷郡情形委曲措置之法瞭
如在目如核饑民實數檢災田及時量米多寡設場遠
近請二百萬貫放五斗下米住催夏稅捐放舊欠免商
米稅減官會價兼用士官寓公糾劾貪守汚令推賞助
人奏均和買貸修水利陳鹽酒課及義役差役利害等

事條理分明讀者宜盡心焉朱子不忍坐視飢民仁心也勤勞救此饑民善政也仁心善政內外一致倘久於其任言聽諫行亦足試天德王道之體用於萬一卒以劾唐仲友見阻於王淮良可惜已夫救荒善策無踰積貯東南水地猶可通商山陝旱荒難以措手運數石米費幾兩金每縣饑民不止數萬雖有四五萬石之穀莫致千百餘里之程合三十縣計之必不能一時聚百萬石穀也待饑者眾言之痛心計惟先時力行社倉每縣由數千石積至數萬石則可無虞矣古人三登良法舍積貯豈有他策哉牧民者審之念之

癸卯朱子五十四歲

答項平父書云所諭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某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卻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邊耳

按象山年譜壬寅秋除國子監正載此書於癸卯

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一言非信之也不可取其持守可觀如禪家問主人翁在之說且姑容之不與競耳去短集長正朱子廣大處人有一善聖人亦取之若云疑信相半則非矣既疑之而又信之稍有定見者且不然而謂朱子然乎哉是知答平父書非信也有可取者取之而已曹立之墓表非疑也其不可者決言其不可而已兼取兩家之長亦可取者取之也至云勉力於吾之所急則不然彼說明矣所養之深所蓄之厚亦取其長也葱嶺帶來斷其禪而非疑之也通辨屢以疑信相半未定如此立言殆未及細考耳須深究朱子用功之序

未得如何已得如何其未得已得不同於象山如何了了言之自知始終與陸氏大懸殊矣

道一編指此書爲朱子晚年信取象山之證篁墩原不知學抑亦象山之罪人也其言之非雖不足責得通辨闢之亦可醒學者矣

五月表曹立之墓云立之幼穎悟長知自刻勵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卽往從之得其指歸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業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

寓書以講於張氏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得其遺文考其爲學始終之致於是乃有定論不疑其告朋友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況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

通辨云前似信而此表尤疑疑信相半未定如此非也

答諸葛誠之書云示諭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

豈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子卿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未有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詞恐色如對讐敵無復少長之序禮遜之容至今常不滿也

通辨云猶是中年疑信相半之說非也玩下答平父書則知朱子不明斥之意矣

答項平父書云罵坐之說何乃至是吾人爲學別無巧妙不過平心克己爲要耳朋友議論不同不能下氣虛心以求實是此深可憂誠之書來言之甚詳已略報之可取一觀此不復云也聞宗卿子靜蹤跡令人太息然世道廢興亦是運數吾人正當勉其在己者以俟之不必深憤歎徒傷和氣損學力無益於事也

合答平父誠之書及曹表觀之皆在一年而若有不同非不同也專是尊德性事取其長也看得義理全不仔細是其短也象山云不知尊德性安有所謂道問學朱子不詰其所謂尊德性非子思子之旨者容之也即不

輕相詆訾之意也某卻是道問學上多了非不用尊德性工夫也道非一鬨可悟一超可入者即看義理不仔細非尊德性之真諦也朱子總是取其長容其短因門人競辨之過而不欲啟兩家爭端教誨之心亦良苦矣學脈之不正早已見之而通辨乃云中年疑信相半是大不然專是尊德性事即程子云釋氏止有敬以直內之說豈信其學哉且答誠之第二書有云大家商量箇是處正見朱子正大光明虛心求益子靜所學尚未必是正須商量講求耳何信之有

甲辰朱子五十五歲

答呂子約云前書所喻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曾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填終成欠闕卻為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恐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為切要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耳不當以彼為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加此說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已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為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為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

域也夫學者既學聖人當以聖人之教為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為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為不可讀此以記覽為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為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

呂寺丞固是好博故朱子箴之而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數行是聖學一定次序非但救浙學之弊而已也

張南軒文集序略云自其幼壯不出家庭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峰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

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精微無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沒其弟定叟裒其故稿得四巨編以授予曰先兄不幸早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愀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篇爲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

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爲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爲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乃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遂取觀之蓋多向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要道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際後之君子

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次序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互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爲四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淳熙甲辰十有二月辛酉

按南軒先生之學受之五峰先生其初就發處擴充如重修嶽麓書院記艮齋銘諸篇多是此旨故以爲發而後察察而後存也及聞朱子主敬立本之說專用力於敬深歎周子主靜立極之妙如答吳晦叔呂伯恭劉宰

潘叔昌胡廣仲諸書可考也大抵朱子所謂始極於高妙卒就平實者正指其從發見用功便說到天地合德鬼神同用變化不測從孝弟用功便說到無一物不在吾仁之中雖其理如此未免太高後乃操之主一無適之地察之念慮感發之微謹之視聽言動之間得之紬繹舊聞反身識理之趣步步平實有行程去處無復向來高妙語矣其答朱子有云某迴來思慮只覺向來所講之偏惕然內懼不敢不勉每得來書益我厚矣又云某數年來務欲收斂於本原處下工覺得應事接物時差帖帖地此皆朱子所發明而南軒先生後來虛心服

膺親切得力者也讀者以朱子所序而細密求之則幾矣

答萬正淳書云所論大概只是如此但日用間須有箇欛柄方有執捉不至走失若只如此空蕩蕩地恐無摸也中只是應事接物無過不及中間恰好處閑理之榟涵養之久則自然見得也

萬正淳見朱子於南康載五十二卷答伯豐第一書荆州之訃云云故錄答正淳書於庚子後此書句句是教人立本工夫何曾專用力於文字耶玩己酉答王子合論敬知新則讀書立本只是一事合內外用功矣

答林擇之書云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檢點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卻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卻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摩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朱子既曰氣象皆好集其長云爾又曰亦有舊病終不

信陸子之學也細玩前後朱子之不厭不倦如是哉自

此教人檢點氣象意欲故黃廖諸君子皆得聞道象山

不能檢點氣習意欲故子淵狂躁子堅髡黥朱陸之判

一一了然而象山年譜止載此書下數語截去上半節

又摘亦有舊病一語以是爲朱子病不亦愚乎

答潘恭叔書云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

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

意然於緩急先後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

方自悔耳

此朱子自言教人根本工夫內外交盡其源頭處與象

山不同陽明何得援爲定論此書亦不可考其年月玩書中語意與答林吳二書同故附序其後

按答林擇之吳茂實恭叔三書象山年譜載其一陽明定論皆載之竟以朱子自悔支離與象山同大謬大謬朱子答方賓王云非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爲是即悔前日之格物致知爲非也又云浙中士友多主一偏之論故爾過憂然存養之功亦不專在靜坐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答陳膚仲云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

端靜方於義理知所决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以此三書考之伯恭恭叔兄弟皆婺州人皆講論事功之學婺州士友多從其說則朱子之答林吳潘者正爲恭叔輩專事聞見無身心工夫而砭礪之非欲專重靜養而以講學爲支離也且一曰似禪一曰非欲其兀然無作已早防陸學流弊矣奈何拘其文不考其意漫指爲晩同乎

答包顯道書云旣未免讀書則不曾大段著力理會復是何說向見前舉程文從頭罵去如人醉酒發狂當街打人不可救勸心甚疑之今乃知其病之有在也

答包詳道云示喻爲學之意自信不疑如此他人尙復何說然觀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紐捏底工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修行也曾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工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蘄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所論當論是非不當論平險者甚善然是則必平正緣不是故有險耳此說甚長非幅紙可旣也

又答包詳道云示喻曲折足見進道之力然若是氣質之偏只得如此用力則固不失爲近本而於獨善其身有得

力處今卻便謂聖門之學只是如此全然不須講學纔讀書窮理便爲障蔽則無是理矣顏子一問爲邦夫子便告以四代之禮樂若平時都不講學如何曉得禮記有曾子問一篇於禮文之變纖悉曲盡豈是塊然都不講學耶東坡作蓮華漏銘譏衛朴以己之無目而欲廢天下之視來喻之云無乃亦類此乎

答包敏道云示喻已悉求放心固是第一義然如所謂軌則一定而浩然獨存使赤子之心全復於此而明義之本先立於此然後求聞其所未聞求見其所未見亦可謂淩躐倒置而易其言矣聖賢示人模範具在近世乃有竊取

禪學之近似者轉爲此說以誤後生後生喜其爲說之高
爲力之易便不肯下意讀書以求聖賢所示之門戸而口
傳此說高自標致亂道誤人莫此爲甚三復來喻恐未免
此
玩答傅書子淵之狂悖朱子已先知之猶不棄之而且
教之望其能改庶可共學耳及乙巳見其大畔乎道始
鳴鼓而攻矣若答包書稱取禪學之近似云云直指象
山之差但不斥言至三包之妄只以不屑教教之此四
人即前書所云其徒多有主先入不肯舍去者故以法
言立教朱陸冰炭於此益信陽明第執答林吳潘書以

爲晚同何不讀此而參考哉

玩答林吳云深省而痛懲之是教以持敬集義實處用功也答傅包云不虛心觀聖賢師友之言平時不講學如何曉得是教以讀書窮理也蓋不用持敬集義實工專以讀書爲學固不得力而不下意讀書以求聖賢所示之門戶徒口傳一般作捺紐揑工夫矜爲捷得其流弊可勝言哉此二層轉關學者果身入其中未有不讀書者到得讀書講義雖檢身心未探原本其弊無所淵涵從而疑之且深造之方信朱子教人持敬集義是親切語過此二關從居敬窮理實用工夫兩件只是一件

到此地位方信朱子教法是孔孟明善誠身知性存心之正傳果非陸王比也如不曾親歷掠得影響或任其所見墮於一邊不昧朱子正教自疑偏誤終於偏誤耳豈能知朱子哉

按包敏道軌則一定六句亦似先立根基以從事問學而朱子深非之朱子知言之學見於此矣學者即能收斂身心亦必從事居敬窮理漸明漸止愈止愈明斷無一旦豁然大悟赤子之心全復於此之理必欲如此非入釋氏禪定不能到得定時自不肯讀書窮理致起思慮以搖靜體渠卻不如此說必假軌則一定浩然獨存

復赤子之心立明義之本等語以附於儒脈所以朱子云竊禪家之近似轉爲此說以誤後生爲能勘透陸學隱情也若答陳膚仲身心稍稍端靜二句即大學或問主敬格物致知之功非欲其兀然無作二句正見無一旦能復赤子之心句句對看其義豈不了然耶

答包書亦未詳何年姑以其徒來相訪之語附記於此

答李濱老云今世學者幸得諸老先生爲之先唱指示要途以趨聖賢之域而不能自淺及深自近及遠循序以進或乃探測幽微馳鶩於言意之表以是徒爲談說之資而卒無所得於造理行事之實其幸不至於中道而廢者必

流於佛老之歸而不悟

昔汪太初云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佛老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元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徼倖於一見此物以爲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以爲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士不志於學則泛然無所執持而徇於物欲幸而知志於學未有不墮於此者也抑嘗聞之學之雜者似博其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於雜而不揜於陋也故中庸明善在誠身之前而誠意在

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考者然也足下其試思之

此二書朱子任南康時答其闢陸學處直透底裏何得

執答林吳潘晉為晚同哉其亦不深考矣

黃商伯問云未發之前惟當敬以持養既發之後又當敬

以察之未發之中不待推求而已瞭然於心目一有求之

之心則其未發者固已不得而見矣剖析可謂明白呂氏

欲求中於未發之前而執之誠無是理然既發之情是心

之用審察於此未免以心觀心前章或問謂別以一心求

此一心見此一心為甚誤論語或問觀過知仁章亦有此

說豈非學者不能居敬以持養格物以致知專務反求於

心急迫危殆無料級依據或流入於異端與始終持敬體用相涵意味接續者為不同也朱子云已發之處以心之本體權度審其心之所發恐有輕重長短之差耳所謂物皆然心為甚者是也若欲以所發之心別求心之本體則無此理矣此胡氏觀過知仁之說所以為不可行也

此書未詳何年按宋史本傳商伯見朱子於南康故附於庚子後

玩朱子之答最明最精須於自已心中體驗是如此方見得方稍有一毫信不及便是影響其要緊在本體權度難得的確此非居敬窮理集義實實下工夫培養此

心公平正大之體段在這裏雖欲以此審其所發何從得此本體權度也縱天命之性原有公平正大之權度一時淸明未嘗不見而識力未至其中夾雜氣拘物蔽之偏則不當者多且恐直任本心又走向那一邊去矣惟朱子居敬窮理集義既久常覺此心有安於義理而不妄動氣象此是本體權度呈露以此審其所發則輕重長短自見所以不差此項工夫最親切精密教人金針立萬世之師特爲拈出學者從此循途以往必有得力時也若不如此用功遽欲以所發求本體終是擾擾於遷動之中以所發求所發不亦没世窮年而無所得

耶

答呂子約書云比日竊惟體候益佳健矣但來書以爲勞耗心力所致而諸朋友書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生病恐又是太史公作祟耳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令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況以子約平日氣體不甚壯實豈可直以耽書之故遂忘饑渴寒暑使外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子守身之意哉

道一定論載學問之道數語以爲晚同不獨失朱子因人施教之意以欺後世並不知朱子存心養性之事爲何解徒節錄先賢之言以申己說通辨攻其蔀障極明但此書中云實爲伯恭惜是時伯恭已卒通辨序於乙未誤矣故正之

又答呂子約書云日用工夫比復如何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某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

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間終說不盡臨風歎息而已

此朱子直指存養省察工夫以戒子約之博雜而陽明以爲晚同當不然也

此二書未詳何年以前書爲伯恭借與此書同意故附之

答陳超宗云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概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

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爲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也但如彼中誠是偏頗向日之言正爲渠輩之病卻是賢者之藥恐可資以爲益耳以今觀之政不必爾但將聖賢之言事理就己心上作一處看隨得隨守久之須自有開明處也

答潘叔昌云學者先須置身於規矩法度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告顏淵以非禮勿

視聽言動爲克己之目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所謂人欲之難克者而克之則亦代鷸代張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自立矣

答王子充云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爲無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益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不可同日而語矣不然所存雖正所發雖審恐終未免於私意之累徒爲拘滯而卒無所發明也

答劉定夫云鄙意且要得學者息卻許多狂妄身心除卻許多閑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之自有

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稍說得
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大脫空眞是可惡細讀來書尙
有此意非區區所欲聞也
答王欽之云所須門目竊謂不必如此但取一書從頭逐
段子細理會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時泛泛都不著實
循序讀書未說義理不精且是心緒支離無箇主宰處與
義理自不相親又無積累功夫參互考證驀然理會一件
兩件若是小小題目則不足留心擇其大者又有躐等之
弊終無浹洽之功非區區所以望於尊兄者故不敢承命
俛闇但願頗采前說而以論語爲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

問精麤難易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復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可歎論語二十篇尚不耐煩看得了況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辨如此長遠功夫耶

又答王欽之云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事接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夫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亦何患

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去古人言句道理不明是非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此六書亦未詳年歲皆是遇象山後教人者實立志居敬讀書三件只是一件句句有滋味故附於此學者當潛心體驗立志居敬是第一要緊工夫然必著實讀書浸淫灌溉覺得聖賢言語即是心中義理渾融貫通如食之飽如衣之暖則立志居敬克己力行漸到居安資深逢原地位矣不然氣質伏私脫空入禪弊必至此非

身體之不知朱子學脈之正也

答項平父書云示喻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為學之方周遍詳密不靠一邊故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麤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為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攙挐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

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因風錄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何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沉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爲有補若只草草領略就名數訓詁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玩此書及前書當合看故附之朱子原兼尊德性道問學用工夫而常自整頓惺惺了了之語尤尊德性扼要處其以尊德性予象山者亦取其持守有力以自提撕其平氣虛心深沉詳密不覺流露出來何得執道問學

上多了遂定朱陸分派乎

答周叔謹書云應之根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皆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諭及爲幸某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概諷誦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陽明列此書於晚年按與叔謹第二書云朝廷方遣使
命行經界經界事在庚戌首云應之相聚所講何事而
此書云恨未得相見則在其前可知且此亦朱子自言
體察收拾爲要未見與陸同也玩語意與答諸葛誠之
書同故附於此

答李叔文云諭及爲學次第甚慰所懷但向來所說性善
只是且要人識得本來固有元無少欠做到聖人方是恰
好纔不到此即是自棄故孟子下文再引成覸顔淵公明
儀之言要得人人立得此志勇猛向前如服瞑眩之藥以
除深錮之病直是不可悠悠耳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

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若添作一求仁字即轉見支離無摸索處矣歎美之詞乃胡氏說大非孟子本意今亦未須論但看孟子本說足矣此不是要解說性字蓋是要理會此物善惡教自家信得及做得功夫不遲疑耳

此書未詳何年按集中所載前三書皆自南康歸閩語故附於癸卯後

宗陸王者多言朱子偏於道問學本體不虛豈知朱子哉如此書直教人從心中體認性善實下功夫收斂切不可添求仁字旨哉斯言蓋自家性善只是一團天理

諾然湛然正大光明氣象在這裏若不得字樣作幇稍
一着字樣便涉支離便難摸索又不同於無善空蕩蕩
的沒有欛柄處此惟身到心到者方理會此氣象的是
至善無一毫添著處卻是實有欛柄處也只此一書便
見朱子德性至善無聲無臭異於陸王者在此
答呂子約云論語所記皆聖賢言行之要果能專意玩索
其味無窮豈有因滯之理竊恐卻是不曾專一故不見其
味而反以爲因滯耳至如讀易亦嘗遵用程子之言卦爻
繫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脚亂一至此耶所
論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

則湛然安靜而不鶩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爲主一者也觀程子書中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若是有所係戀卻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今比而論之亦可謂不察矣凡前後所言皆瞻前顧後一前一卻之論不曾坦然蕩直行得數步此亦一箇大病根株恐當痛下工夫刋削不可悠悠

答潘叔昌云承喻李陸孫氏之書慨然有感此見進學不倦之意然愚意學者當且就聖門文字中研究得箇入

頭處卻看此等其合者固所不遺其不合者亦易看破自然不費力也嘗私怪彼中朋友不肯於論語孟子中庸大學深下工夫而泛觀博取於一時議論之間所以頭緒多而眼目少規模廣而意味不長試以孟子論子路管仲處觀之可見其得失矣

玩此二書朱子立本之旨明白極矣操之之功只在專一講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彼以讀書講學爲徇外者豈其然哉夫讀書講學必以四書六經爲主以小學近思錄周程張朱書爲階梯有箇入處然後看史則合與不合了然不差尤其要者惟朱子集中有門徑有權

衡要在學者心會身體而自得之非可苟也

年譜云甲辰辨浙學極力為呂潛齋言之此二書語意相近故附之

答方賓王書云所論近世識心之弊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

玩朱子此書所謂涵養根本用功處與象山不同

又答方賓王書云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

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為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擎夯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為其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或小有效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真不可以不戒然亦切勿以此語人徒增競辨之端也

二書所言皆是斥陸學之非但不顯言之耳二書亦不可考其何年末一書有云浙中聞頗有船粟可濟民食

不知此來氣象復如何朱子浙東救荒在壬寅且玩徒

增競辨一言自在卯辰間故附之

答陳同甫云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固不能無人心矣然必有得於天地之正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并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

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旣如此至如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閒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其學焉以爲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旣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

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為之田地本根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為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為利爭欲慕而為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為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為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又云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

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卻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徹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卻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爲全體而謂其眞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以私侍其父其他亂倫

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盡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成人而不必於儒攙金銀銅鐵爲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辨說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棄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爲君子退不得爲小人正加攙金銀銅鐵爲一器不惟壞卻金銀而銅鐵亦不得盡其銅鐵之用也不傳之

學一事卻恐更須討論方見得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後世之事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不見得卻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洪者乃混雜而非真洪所謂慣者乃狥流而非真慣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辨不明舜蹠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術不惟老兄爲有識者所譏而朋友亦且陷於收司連坐之法此某之所深憂而甚慮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

又答陳同甫云古之聖賢從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

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喻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卻將聖賢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其有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將來惟恐

其一旦舍吾道義之正以狥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爲金認賊爲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爲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還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卻閑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卻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是眞金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

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恨今乃無故必欲舍棄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鑪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誤乎帝王本無異道王通分作兩三等已非知道之言且其爲道行之則是今莫之禦而不爲乃謂不得已而用兩漢之制此皆卑陋之說不足援以爲據若果見得不傳底絕學自無此弊矣今日許多閑議論皆原於此學之不明故乃以爲笆籬邊物而不知省其爲喚銀作鐵亦已甚矣來諭又謂凡所以爲此論者正欲發儒者之所未備以塞後世英雄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愚觀之正恐

不須如此費力但要自求見得道理分明守得正當後世
到此地者自然若合符節不假言傳其不到者又何足與
之爭耶況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使彼益輕
聖賢而愈無忌憚又何足以閉其口而奪其氣乎
道心之旨肇自堯舜歷聖相傳數千餘年宋周程始接
其統朱子大發明之與同甫往復再三者非好辨也漢
唐賢明之君無有精一工夫間有是處多是暗合諸儒
亦然同甫取其言行之合理者便指爲與唐虞三代不
殊是視漢祖唐宗即堯舜湯武視蕭何曹參劉向匡衡
房元齡杜如晦韓愈李白之功業文詞即伊周之經綸

誓告雅頌紊亂聖學無所底止矣朱子一生經濟文章原於道心故特辨明之上承堯舜不傳之絕學下正後世學者之宗旨其功豈在禹下哉

按年譜甲辰力辨浙學之非

答康炳道云所論爲學之失由其但以致知爲事遂至陷溺此於今日之弊誠若近之然愚所謂致知者正是要就事物上見得本來道理卻與今日討論制度較計權術者意思功夫迥然不同若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有所陷溺耶正坐論事而不求理遂至生此病痛耳熹於此非敢有所與奪但見邪說橫流恐爲吾道之害故不得不極言

之信之與否則在乎人焉若既排闢之又假借之則恐其弊將有至於養虎而遺患者矣然區區於此亦固未嘗有所絕於人而不與其進也彼若幡然覺悟去邪歸正又豈熹之所能拒哉東萊文字須子細整頓成編乃可商量但此事亦不宜甚緩蓋人生不堅固若過卻眼前諸人卽此事無分付處矣

此書未詳何年東萊卒於辛丑故附於卷後

朱子格致工夫原於討論制度者大不同事物本來道理與吾心本然之知只是一理如民當養理也吾心知民當養理也惟事物道理見不透吾心本然之知亦不

透所貴格物以致其本然之知程子云合內外之道正謂此也陽明指爲徇外亦未讀此書而何輕於立論耶

朱子曰未發已發只是一項工夫未發固要存養已發亦要審察遇事時時復提起不可自怠生放過心無時不存養無時不省察

又曰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便好

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朱子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

能敬便是本體在方會得已發未發是一件工夫應事

常如無事之旨然不從已發未發說著實體驗過來安能知此

又曰心不可有一物喜怒哀樂固欲得其正然過後須平了且如人有喜心若以此應物便是不得其正

朱子是時已是不遷怒地位

或問顏子死而不亡之說先生既非之矣然聖人制祭祀之禮所以事鬼神者恐不止謂但有此理須有實事朱子曰若是見理明者自能知之明道所謂若以爲無古人因甚如此說若以爲有又恐賢問某尋其說甚當

朱子於鬼神之道了然久矣

又曰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

以上六條皆萬人傑錄存養讀書朱子齊頭用功如此

或問此心未能把得定如何朱子曰且論是不是未須論定不定

是字是存養要訣若陸王則論定不定矣

問敬何以用功朱子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如此方能身心肅然表裏如一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它日臨事不至面牆朱子曰學者若

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

三段皆潘柄錄合觀之居敬窮理不可缺一也

又曰所謂窮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箇道理窮之須要周盡若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欵曲推明蓋天理在人終有明處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合

下便有此明德雖爲物欲掩蔽然這些明底道理未嘗泯絕須從明處漸漸推將去窮到是處吾心亦自有準則窮理之初如攻堅物必尋其罅隙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則用力爲不難矣孟子論四端便各自有箇擡柄仁義禮智皆有頭緒可尋卽其所發之端求其可見之體莫非可窮之理也

又曰學者貪做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著落若用工麤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

朱子所謂窮理原不向外尋求只就自家明德發端處

推廣所謂讀書須求自家疑處仍是明吾心道理也

又曰未知學問此心渾爲人欲既知學問則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

又曰學者工夫只求一箇是凡事皆用審箇是非擇其是而行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十五志學所志只在此三十而立所立只在此四十而不惑又不是別有一般道理只是見得明行得到爲聖爲賢皆只在此

以上周謨錄前一段言克己後一段言立腳在天理上再無移易處

又曰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爲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
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
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

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煞少動時常多朱子曰若聖人
動時亦未嘗不靜至衆人動時却是膠擾亂了

又曰四者人所不能無但不可爲所動若順應將去何不
得其正之有

又曰定亦有淺深如學者思慮凝定亦是定如道理都見
得徹各止其所亦是定只此地位已高

以上程端蒙錄動時靜聖人地位固難到然動靜體驗

正是致中和切要功夫靜中既認得性體只恐動中擾亂不能順應若能實用窮理讀書克己盡倫存義工夫道理見得徹有箇立腳處則靜時動時漸有豐定意思朱子思定理定分别最精陸王思定耳如程朱方是理定陸王何以思定沈靜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也

問禮記正義載五養老七養老之禮朱子曰漢儒說制度有不合者多推從殷禮去大抵古人制度恐不便於今如鄉飲酒禮節文甚繁今强行之畢竟無益不若取今之禮酌而行之

或問爲政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朱子曰某謂當以

嚴爲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爲寬則非也

又曰方今朝廷只消置一相三參政兼六曹如吏兼禮戶兼工兵兼刑樞密可罷如此則事易達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卻擇具寮令銓曹注擬小官繁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每道仍只用一監司人傑因舉陸宣公之言以爲豈有爲臺閣長官則不能擇一二屬吏爲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寮曰此說極是當時如沈既濟亦有此說之意

朱子問人傑姚崇擇十道使患未得人如何曰只姚崇說患未得人便見它眞能精擇曰固是然唐鑑卻貶之唐鑑

議論大綱好欠商量處亦多又云范文正富文忠當仁宗時條天下事亦只說擇監司為治只此是要矣

以上萬人傑錄

又曰唐時州縣上供少故州縣富兵在藩鎮朝廷無甚養兵之費自本朝罷了藩鎮州郡之財已多歸於上熙豐間又令州郡見看軍額幾人折了者不得補卻以其費樁管上供而朝廷得錢物甚多今天下兵約四五十萬又皆羸弱無用之人所費不可計今若要理會須從此起

又曰賑濟之策初且大綱（如抄人口之類亦且待其抄來如何如不實有人訟然後或添或去卻非官吏）一細碎便生病屯田亦然且理會大處如薛士龍

輩皆有一定格子細細碎碎皆在我手裏且只一出使委人如何了得又此等事須是上下一心方行得

又曰嘗與劉樞言某做時且揀選一箇吏部尚書使得盡搜羅天下人才諸部長官得自辟屬官卻要過中書吏部尚書考察朝廷未闕人時亦未得薦俟次第闕人卻令侍從以下各舉一二人只舉一二人彼亦不敢以大段非才者進今常常薦人一切都淡了又併天下監司一路只著一漕一憲茶鹽將兼了

問今日之軍政只有君相上下一心揀之又揀如太祖時方好朱子曰只有揀練便用太祖時即用如揀而養十數

年又老了依舊無用

以上包揚錄

又曰天下事自有箇大根本處每事又各自有箇緊要處

以上程端蒙錄

又曰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其餘萬事各有一根本如理財以養民爲本治兵以擇將爲本

按此條不知何氏錄上一條得此方明故附之

朱子於擇宰相擇監司選將練兵禮法工料事事講究此爲明體達用之學陸王治事亦料理得而教學別是一說體用絕不相蒙殆雜佛老管商以爲學而異於聖

人之道矣

朱子聖學考略卷五終

七世姪孫朱孫芾芬重校刊